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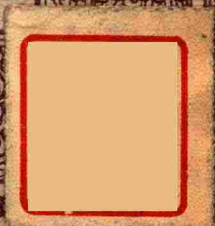
王雲五主編

陸放翁集

(四)

陸游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陸放翁集

(四)

陸游著

國學基本叢書

陸放翁集

渭南文集

卷第三十一

跋魯直書大戴踐阼篇

上古之文幸不泯者率非後世所可及不必壞魯壁發汲冢而得之乃可信也。丹書之辭如此。武王之銘如此。雖微大戴禮載之。可置疑哉。某鄉先生傅公子駿爲學者言。洪範自無偏無黨至歸其有極三十二字。皆古所傳爲人君之常訓。箕子申以告武王。吳棫才老著尚書禕傳以爲得此說於虞仲琳少崔少崔學於傅公。此三十二字與丹書三十九字一傳於箕子一傳於師尙父。武王敬受力行之。卜世卜年之永有所自矣。開禧三年五月辛卯。故史官陸某識於黃太史所書踐阼篇後。以遺廬陵彭君孝求。

跋唐昭宗賜錢武肅王鐵券文

某按唐昭宗乾寧四年遣中使焦楚鎧賜吳越武肅王鐵券。以八月壬子至國。是歲武肅始兼領鎮東節。出師大敗淮南兵十八營。定黎睦蘇湖州。而鐵券適至。蓋其國始盛時也。及忠懿王入朝。以其先王所藏玉册鐵券置之祖廟。不敢以自隨。淳化元年杭州悉上之於朝。時忠懿王已薨。太宗皇帝復以册券賜王之子安僖王惟濬。安僖王薨。券歸文僖公惟演。文僖公薨。券傳仲子霸州防禦使晦。霸州侍仁宗皇帝。燕間帝問先世所賜鐵券。欲見之。霸州并三朝御書以進。帝爲親識御書之末。復賜焉。文僖之孫開府公景

臻尚秦魯國大長公主。某年十二三時。嘗侍先夫人。得謁見大主。鐵券寶藏臥內。狀如甯瓦。今七十餘年。乃得見錄本於武肅諸孫樞家。後十字。蓋文僖手書。某家舊藏文僖書帖。亦有押字。皆與此同。武勝軍節度使印。則文僖尹洛時所領鄧州節鉞也。開禧三年六月乙巳。山陰陸某謹書。

跋司馬端衡畫傳燈圖

司馬六十五丈。抱負才氣。絕人遠甚。方少壯時。以黨家不獲施用於時。欲有以寓其胸中浩浩者。遂放意於畫。落筆高妙。有顧陸遺風。某嘗以通家之舊。親聞其論畫。袞袞終日。如孫吳談兵。臨濟趙州說禪。何其妙也。每恨是時不能記錄一二。以遺後之好事者。今獲觀傳燈圖。恍如接言論風指。時稽首太息。不能自已。開禧丁卯歲十月丁未。山陰陸某謹題。

跋呂伯共書後

紹興中。某從曾文清公遊。公方館甥呂治先。日相與講學。治先有子未成童。卓然穎異。蓋吾伯共也。後數年。伯共其有盛名。從之學者以百數。不幸中道奄忽。而予幾九十。尚未死。攬其遺墨。大抵忠信篤敬之言也。爲之涕下。開禧丁卯歲十二月乙巳。山陰陸某書。

跋張敬夫書後

隆興甲申。某佐郡京口。張忠獻公以右丞相督軍過焉。先君會稽公。嘗識忠獻於豫南鄭時。事載高皇帝實錄。以故某辱忠獻。顧遇甚厚。是時敬父從行。而陳應求參贊軍事。馮園仲查元章館於子廡中。蓋無日不相從。迨今讀敬父遺墨。追記在京口相與論議時。真隔世事也。開禧丁卯十二月乙巳。山陰陸某書。

跋劉戒之東歸詩

乾道中予與戒之同在宣撫使幟中同舍十四五人宣撫使召還予輩皆散去范西叔宇文叔介最先下世其餘相繼凋落至開禧中獨予與張季長猶存今春季長復考終於江原予年開九秩獨幸未書鬼錄偶得戒之郎君市征君所藏送行詩觀之恍然如隔世事也爲之流涕丁卯十二月乙丑渭南伯陸某書於山陰老學菴

跋秦淮海書

黃豫章秦淮海皆學顏平原真行豫章晚尤自稱許淮海則退避不肯以書自名亦各行其志也嘉定改元四月己酉山陰陸某書

跋柳書蘇夫人墓誌

近世注杜詩者數十家無一字一義可取蓋欲注杜詩須去少陵地位不大遠乃可下語不然則勿注可也今諸家徒欲以口耳之學揣摩得之可乎書家以鍾王爲宗亦須升鍾王之堂乃可置論耳爾來書法中絕求柳誠懸輩尙不可得書其可遽論哉然予爲此言非獨觸人亦不善自爲地矣覽者當粲然一笑也嘉定元年四月己酉陸某書

跋朱希真所書雜鈔

朱先生與諸賢當建炎間裔夷南牧羣盜四起時猶相與講學如此吾輩生平世安居鄉里乃欲飽而嬉可乎嘉定之元四月乙酉陸某書於山陰老學菴時年八十有四

跋爲子通書詩卷後

子通持正紙求錄詩。期年矣。以乃翁衰疾。不忍迫蹙。予更以此念之。爲寫終此卷。然此兒近者時時出所作。皆大進。論建安黃初以來。至元和後詩人。皆有本末。歷歷可聽。吾每爲汗出。因併記之。嘉定戊辰歲五月乙巳。放翁書。時年八十有四。

跋呂文靖門銘

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此聖門一字銘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聖門三字銘也。其簡且盡如此。學者苟能充之。雖入聖域不難矣。丞相申國文靖呂公作門銘。自忠孝十有八字。廣吾夫子之訓。以遺後人。某得本於公元孫祖平。敢再拜書其後。致願學之意。嘉定元年夏五月辛亥。山陰陸某謹識。

跋傅給事竹友詩稿

王逸少寫經換鵝。給事傅公籠鵝換竹。二者皆山陰勝絕事。然換鵝事。人皆能道之。換竹事。未甚著。鄉人以爲恨。獨某曰。是不足怪也。逸少志在物外。不肯輕爲世用。故換鵝事易傳。給事方南渡之初。忠義大節。爲一時稱首。雖困於讒誣。用之不盡。然至今聞其風者。可立衰懦。則換竹事。固應不傳。蓋所見於世者大也。給事遺文百卷。今藏祕閣。某領策府時見之。嘉定元年七月庚申。陸某謹識。

跋陳伯予所藏樂毅論

世傳中山古本蘭亭之流帶。右天五字。有殘闕處。於是士大夫所藏蘭亭悉然。又謂樂毅論古本至一海字止。於是凡樂毅論亦至海字而亡。其餘妄僞亂真。大抵如此。今伯予此軸皆佳。後一本尤敷腴可愛。未

可以海字爲定論也。嘉定戊辰歲七月己未，山陰陸某務觀書。時年八十有四。

跋伯子所藏黃州兄帖

某之從父兄故黃州使君遺墨，伯子書其後，發揚大節至矣。伏讀感涕，不知所云。先兄諱沈，字子東，仕至朝奉大夫。嘉定元年七月己未，山陰老民陸某謹書。

跋詹仲信所藏詩稿

予平生作詩至多，有初自以爲可，他日取視，義味殊短，亦有初不滿意，熟觀乃稍有可喜處。要是去古人遠爾。詹仲信何處得予斷稿以見示，爲之屢歎。乃題其後歸之。嘉定改元六月壬辰，山陰陸某務觀書於三山老學菴。年八十四。

跋陳伯子所藏蘭亭帖

予監定此本，自是絕佳，然亦不必云唐舊刻也。卷末數跋，皆吾友王君玉所錄黃太史魯直語，竊恐未必然。蓋周孔無過，蘭亭筆法亦無過，學者步亦步，趨亦趨，猶或失之，豈可以輕心慢心觀之哉。若以夫子嘗自謂有過，孟子云周公之過，遂據以爲周孔有過，乃醉夢中語也。嘉定改元十月庚午，陸某書。

跋坡谷帖

先大父左轄元祐中，自小宗伯自請守穎，逾年移南陽，而蘇公自北扉得穎，與大父爲代。此當時往來書也。書三幅，前後二幅藏叔父房，其一幅則從伯父彥遠得之。亡兄次川又得於伯父，此是也。傳授明白，可以無疑，而或者疑其出於摹倣，識真者寡。前輩所歎，嘉定元年十二月乙亥，山陰陸某謹識。

跋山谷書陰真君詩

此石刻在夔州漕司白雲樓下。黃書無出其右者。嘉定己巳四月辛卯。放翁書。

跋呂尙書帖

右尙書呂公給事傅公往來書二卷。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語曰。起予者商也。蓋臣當有以作其君。弟子當有以起其師。而況朋友之際乎。二公可謂無負於古道矣。使此書廣傳。安知百世之下。無興起者。嘉定己巳秋七月辛亥。山陰陸某謹識。

跋傅給事帖

紹興初。某甫成童。親見當時士大夫。相與言及國事。或裂眦嚼齒。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殺身翊戴王室。雖醜裔方張。視之蔑如也。卒能使虜消沮。退縮。自遣行人請盟。會秦丞相檜用事。掠以爲功。變恢復爲和戎。非復諸公初意矣。志士仁人。抱憤入地者。可勝數哉。今觀傅給事與呂尙書遺帖。死者可作。吾誰與歸。嘉定二年七月癸丑。陸某謹識。

跋熊舍人四六後

裕陵見伯通外制。手批付中書曰。熊本文詞。朕自知之。荆公亦曰。讀熊君奏報。如面相語。

跋臨汝志

歐陽澈字德明。撫州臨川人。徙崇仁。金虜犯闕。上書請身使虜庭。馭親王以歸。不報。建炎初。伏闕上書論大臣誤國。太學生陳東亦上書。所言略同。遂併誅二人。年三十一。車駕渡江。贈承事郎。紹興初。贈朝奉郎。

祕閣修撰官。其三子賜田十頃。

跋尼光語錄

予登豫章西山。其上蓋有光禪師塔焉。及來成都。又得師所說法要。博辯奇偉。雷霆一世。猶有蜀忠文公立朝堂。不撓於死生禍福之遺風。信其爲范氏女子也。笠澤漁隱陸某。

跋程正伯所藏山谷帖

此卷不應攜在長安逆旅中。亦非貴人席帽金絡馬傳呼入省時所觀。程子他日幅巾筇杖。渡青衣江。相羊喚魚潭瑞草橋清泉翠樾之間。與山中人共小巢龍鶴菜飯。掃石置風爐。煮蒙頂紫苗。然後出此卷共讀。乃稱爾。

跋張待制家傳

待制公躡於仕宦。晚途僅得一郎吏。而感激國難。冒兵渡河北行。忠義之氣。可沮金石。方其客死靈丘。寓骨雲中時。雖夷狄異類。亦爲賈涕也。今其家寢微。一孫未去。天官侍郎選公卿大夫。乃未有表出之。以爲忠義勸者。誠某所不識也。

跋柳氏訓序

方珙之爲是書也。璨已長矣。詩曰。誨爾諄諄。聽我藐藐。悲夫。

跋祠部集

祠部叔祖詩文至多。今皆不傳。此小集。得之書肆。蓋石氏所藏也。某謹識。

跋消災頌

高道傳言此頌蓋武陵張尊師作。尊師亦號白雲子。豈以此故遂誤爲子微乎。玉笈齋書。

跋肇論

高僧傳肇公化時年三十一耳。所著書乃傳百世。吾曹老而無聞。可愧也。

先楚公奏檢

舊有海陵時錄白元本。巨編大字。有先左丞親書更定處。今不復存。此本紹興中先少師命筆史傳錄者。某識。

跋宗元先生文集

宗元先生吳貞節。唐史有傳。以歌詩名。天寶中此一卷。蓋見雲章寶室云。放翁書。

跋韓子蒼語錄

此故人范季隨周士所記也。周士沒後數年。得之於其子。然余舊聞周士道韓公語極多。尙恐所記不止於此。當更訪之。

跋孟浩然詩集

此集有示孟郊詩。浩然開元天寶間人。無與郊相從之理。豈其人偶與東野同姓名邪。晁伯以謂岳陽樓止有前四句。亦似有理。

續考之。伯以之說蓋不然。大抵浩然四十字詩。後四句率覺氣索。如洞庭寄閣九。歲暮歸南山之類。皆然。

杜少陵評浩然詩云。新詩句句盡堪傳。豈當時已有此論。故少陵爲揜之邪。適越留別譙縣張主簿詩。初云得與故人會。後云浮雲去吳會。此亦是吳與會稽也。

跋出疆行程

此一書蓋陳魯公出使時官屬所記。不知爲何人也。文詞雖鄙淺。事頗詳洽。故錄之。淳熙己酉秋。錢愷之子端忠爲金部外郎。子在儀曹。與之同廊。日會食。嘗問此書誰所作。端忠云。刁靡也。靡字文叔。頗有文。不應鄙淺如此。恐未必然也。放翁書。

跋李衛公集

韋執誼之爲人。順宗實錄及唐書載之甚詳。正人所唾罵也。今觀李衛公祭文。稱譽之乃如此。衛公之言。固過矣。史官所書。無乃亦有溢惡者乎。毀譽之可疑如此者。長矣。可勝歎哉。執誼作相時。實錄言嘗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而史不書。衛公又以爲僕射。雖小節。亦聊附見於此。

跋徐節孝語

仲車名在天下。孰不知尊仰者。雖無蘇公所云可也。況它人乎。此集前後所載。悉當削去。陸某識。

跋趙渭南詩集

唐人如韋蘇州五字。趙渭南唐律。終身所作多出此。故能名一代云。

跋石鼓文辨

予紹興庚辰辛巳間。在朝路。識鄭漁仲。好古博識。誠佳士也。然朝論多排詆之。時許至三館借書。故館中。

尤不樂云。

跋西崑酬唱集

祥符中嘗下詔禁文體浮豔。議者謂是時館中作宣曲詩。宣曲見東方朔傳。其詩盛傳都下。而劉揚方幸。或謂頗指宮掖。又二妃皆蜀人。詩中有取酒臨邛遠之句。賴天子愛才士。皆置而不問。獨下詔諷切而已。不然亦殆哉。

跋兼山家學

予始得此書時。猶未識昌國。後五年始同朝。詳觀其爲人。誠法度之士。間相與論學。輒忘昏旦。乃知其得於了和先生者深矣。昌國名其所居曰良齋。亦以嗣兼山之學歟。

跋淮海後集

悼王子開五詩。賀鑄方回作也。子開名遵。居江陰。旣死。返葬趙州臨城。故有和氏干將之句。方回詩。今不多見於世。聊記之以示後人。放翁。

跋張季長中庸辨擇

此書大概似陳瑩中初著尊堯集。識者當自得之。

跋法書後

法書一編。付子通。能熟觀之。亦可得筆法之梗概矣。

跋李太白詩

此本頗精。今當塗本雖字大可喜。然極謬誤。不可不知也。

跋重廣字說

字說凡有數本。蓋先後之異。此猶非定本也。

跋巖壑小集

朱希真夜熱坐寺庭五字一篇。及病虎過酒樓二古詩。皆出同時諸人上。

跋上元澤論語孟子解

元澤之歿。詔求遺書。荆公視篋中。得論語孟子解。皆細字。書於策之四旁。遂以上之。然非成書也。

卷第三十二

右朝散大夫陸公墓誌銘

陸氏自漢以來。爲天下名族。文武忠孝。史不絕書。比唐亡。惡五代之亂。乃去不仕。然孝弟行於家。行義修於身。獨有古遺法。世世守之。不以顯晦易也。宋興。歷三朝數十年。秀傑之士畢出。太傅始以進士起家。楚公繼之。陸氏衣冠之盛。寢復如晉唐時。往往各以所長見於世。而材略偉然可紀者。如公是也。公諱寀。字元珍。曾祖吏部郎中直昭文館。贈太傅諱翰。太傅兩子。伯曰萬載。縣令諱琪。縣令生宿州符離縣主簿贈朝奉大夫儼。仲曰國子博士贈太尉諱珪。實生楚公。仕至尙書左丞。諱佃。公楚公第五子。大夫早卒。無嗣子。楚公命公後焉。任爲假承務郎。調台州寧海縣。承行令事。遇事立決。老吏宿姦。畏懼縮粟。不敢輒動。巫

以淫祀惑民。悉捕寘於法。習俗爲變。會省丞官。父老送公出境。爭贖金帛。公拒之不可。至或泣下。乃取絲一鈎。歷杭州仁和縣尉。越州司工曹。事以舉爲蘇州長洲縣。縣號繁劇。且久不治。公至。從容如無事。而縣以大治。以最遷郎。就命通判真州事。發姦伏。申冤枉。號稱神明。州多大陂澤。用事者方興水利。官吏人人懷希望。意謂且得厚賞。公獨不肯與人莫測也。而覆覈多誕謾。遂置詔獄。惟公獨免。盜起青溪。張甚。至出大兵。監司知公長於治劇。共薦爲隨軍勘計官。軍食漕浙江。公建議。潮汐贏縮不可必。請令士卒各持三日糧。舟至龍山。果失期。賴以無乏。而主將怒。護舟吏欲立斬之。莫敢爭者。公獨慨然曰。江行與平地異。非吏罪。且戮二人。衆必大駭。怯者求死。強者委舟竄。立敗事矣。乃議分所載募民陸輦以行。舟遂輕。皆以時會。雖沙磧湍瀨無害也。衆多其謀。而主將終以戾其意不說。凡與軍事者皆超擢。獨公更爲通判。登州徙制置發運司幹當公事。未赴。除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實代兄中散公寘。當時以爲榮。部中饑。公便宜留上供米六十萬石。損直予民。而糴於他郡。官無所亡失。而民賴以濟。避親嫌。移提舉京畿常平等事。與轉運提點刑獄皆置司。陳留會金人犯京師。遊騎突至。轉運提點刑獄倉卒避去。故事。兩司皆兼提舉將兵。及保甲。而常平司弗與也。及是。公獨不動。以便宜招集燕山戍卒數千。雜以保甲。日夜部勒習教。命舊將張憲統之。扼據要害。虜旣不能犯。而潰卒亦不爲亂。措置號令。赫然有大將風采。因問道上章自劾。且乞犒軍。詔釋罪。從所請。方是時。虜剽掠四出。陳留適當其衝。徵公幾殆。議者謂宜出入兵間。以盡其材。而公罷歸矣。屏居常州。無錫縣讀書。賦詩以自適。初甚貧約。公才具高。旣不仕。因治產業。甫數年。家大贍足。然取予有大略。不務苛碎。凶年賑貸。至傾倉庾。無少計惜。鄰里疾病嫁娶喪葬。有弗給者。不待告而賙之。然必

以暮夜曰。吾畏人知也。蓋公雖退而家居。然有所爲。猶卓卓如此。使得盡其材於多故時。視古所謂功名之士。豈遠哉。初。太傅遇異人。得祕訣。服氣仙去。公晚而嗣其學。起居康寧。齒髮不衰。疾已革。猶不亂。以紹興十八年閏八月四日卒。年六十有一。官至右朝散大夫。遺命葬太湖之東大浮山之原。以宜人徐氏。稱宜人。尙書禮部員外郎君平之女。有賢德。善筆札。文辭。先公二十有九年卒。四男子。演某官。仕以廉直。稱亦以故不得志。後公十一年卒。淙某官。按某官。渲某官。一女子。適某官。段彬。孫若公。既葬十有五年。淙等始屬公從子某爲銘。銘曰。

以公之材。遭時艱虞。馳騁功名。公蓋有餘。世方尙法。豪傑斥疎。亦或知之。旁睨歔歔。卒斂智略。老於里閭。二十三年。燕及惇孤。大浮之原。其下震澤。春秋奉祠。世世無斁。

陳君墓誌銘

建炎四年。先君會稽公奉祠洞霄。屬中原大亂。兵祲南及吳楚。謀避之遠遊。而所在盜賊充斥。莫知所鄉。有惟悟道人者。東陽人。爲先君言。同邑有陳彥聲。名宗譽。其義可依。其勇可恃。彥聲事親孝。父死。貲百萬。悉推以予弟。脫身躬耕。復致富饒。宣和中。盜發旁郡。東陽之民。有將應之者。賴彥聲爲言。逆順禍福。得不從。亂安撫使劉忠顯公。因命悉將其鄉之兵。彥聲設方略。明部伍。盡出家貲。激使用命者。有潰卒阻林莽。且數百人。彥聲馳一馬。自往招之。皆感泣。願効死。東陽當橫潰中。而能獨全。不爲盜區者。彥聲之力也。劉公奇其材。欲官之。辭不肯受。至建炎初。羣盜四合。州縣復以禦賊事屬彥聲。方是時。所立尤壯偉。及論賞。則又固辭。先君聞之大喜曰。是豪傑士。真可託死生者也。於是奉楚國太夫人。間關適東陽。彥聲越百里。

來迎旗幟精明士伍不譁。既至屋廬器用無一不具者。家人如歸焉。居三年乃歸。彥聲復出境餞別。泣下霑襟。已而先君捐館舍。予兄弟遊宦四方。念無以報之。每惕然不自安。乾道二年。予歸自豫章。一日有衰經來見者。則彥聲之子情也。泣曰。先君晚歲。竟以前功補承信郎。遇登極恩。遷承節郎。盱眙軍守。嘗奏爲沿淮巡檢。不赴。不幸以去年三月某日歿矣。享年七十四。將以今年十一月某日葬於猿騰山之原。遺言求銘。嗚呼。是蓋嘗有德於予家者。義不可辭。彥聲曾大父用之。大父希觀。父麥。娶羅氏。以子回授恩。封孺人。六男子。恂。忱。憚。懌。恪。恂。忱。皆吉州助教。懌。成。忠。郎。新。差。監。光。化。軍。在。城。都。酒。稅。女。一。人。適。貴。州。助。教。盧。敏。求。孫。男。二。十。二。人。溥。泳。源。淮。汜。湜。深。潛。澆。淳。浚。汲。瀟。涓。皆。業。進。士。滋。汪。潭。準。淇。潯。洋。尚。幼。孫。女。二。十。人。適。進。士。王。宦。范。庭。艾。胡。詠。保。義。郎。路。光。祖。進。士。葛。少。伊。晏。剛。中。左。迪。功。郎。婺。州。武。義。慰。應。振。曾。孫。男。女。三。十。二。人。元。孫。一。人。子。聞。彥。聲。既。得。官。赴。銓。離。立。庭。中。吏。操。牘。唱。姓。名。彥。聲。大。不。樂。卽。日。棄。去。其。自。愛。重。又。有。士。大。夫。所。愧。者。則。其。得。銘。亦。不。獨。以。與。之。有。雅。素。而。已。銘。曰。

亂能全其鄉。功名非其願也。富能燕其族。公侯非其羨也。一辱於銓史。而揜耳疾走。終身弗見。則吾儕區區釋耕而干祿者。非可賤也夫。

費夫人墓誌銘

故建平守蜀費公樞。有女子。子曰法謙。字海山。年十有七。歸於今右宣教郎晉張君琬。三十有八年。年五十五而沒。沒百二十三日而葬。葬再歲而銘。銘之歲。實乾道八年。而作銘者。君之友吳陸某也。君少爲進士。有場屋聲。旣壯。屢屈於禮部。乃以從父任入官。又躋躓幾二十年。故時同爲進士者。今丞相葉公自大

司馬使西鄙。奏君爲其屬。君顧太夫人春秋高。將辭不行。夫人曰。行矣。妾在側。君奚憂。於是盡斥奩中之藏。具滫髓滑甘。以時進饋。奉盥授輓。比平日加謹。雖有疾。強自持不怠。至疾平。太夫人或終不知。君得夙夜王事。而無內憂者。夫人力也。君嘗自楚歸蜀。上忠州獨珠灘。觸石舟敗。舟人皆失魂魄。夫人獨不動。徐謂君曰。與君平生皆俯仰無愧。何至溺死。已而果全。上下交慶。而夫人乃澹然無甚喜色。某曰。夫人篤孝。君姑以成其夫之賢。蓋有古列女風。至臨死生之變。而不以動心。則雖學士大夫。有弗及者。然求其所以能至是者。亦自孝敬始而已。夫人生四人。男曰宗望。宗康。女曰海月。海雲。海雲先夫人四十餘日卒。孫祖義銘曰。嗚呼。有宋孝婦費夫人之墓。

曾文清公墓誌銘

公諱幾。字吉父。其先贛人。徙河南之河南縣。曾祖識。秦州軍事推官。妣祖氏。寧晉縣君李氏。祖平。衢州軍事判官。贈朝散大夫。妣慈。利縣君劉氏。考準。朝請郎。贈少師。妣魏國太夫人孔氏。公有器度。舅禮部侍郎孔武仲。秘閣校理。平仲。歎譽以爲奇童。未冠。從兄官鄆州。補試州學爲第一。教授孫總。亦贛人。異時讀諸生程試。意不滿。輒曰。吾江西人。屬文不爾。諸生初未諭。及是。持公所試文。矜語諸生曰。吾江西人之文也。乃皆大服。已而入太學。屢中高等。聲籍甚。曾兄弼提舉京西南路學事。按部溺死。無後。特恩補公將仕郎。公以太夫人命。不敢辭。試吏部。銓中優等。賜上舍出身。擢國子正。兼欽慈皇后宅教授。遷辟雍博士。兼編修道史。檢閱官。時禁元祐學術甚厲。而以剽剝積闕。熟爛爲文。博士弟子更相授受。無敢異。一少自激昂。輒擯弗取。曰。是元祐體也。公獨憤歎。思一洗之。一日得經義絕倫者。而他場已用元祐體。見黜。公爭之不

可。明日會堂上。出其文誦之。一坐聳聽稱善。爭者亦奪氣。及啟封。則內舍生陳元有也。元有遂釋褐。文體爲少變。學者相賀。改宣義郎。入祕書。爲校書郎。道士林靈素。以方得幸。尊寵用事。作符書。號神霄錄。自公卿以下。羣造其廬。拜受。獨故相李綱。故給事中傅崧卿。及公。俱移疾不行。出爲應天少尹。尹故相徐處仁。敬待公。公嘗決疑獄。徐公謝曰。始徒謂君儒者。乃精吏道。如是邪。一日。有中貴人傳中旨。取庫金。而不齎文書。徐公用府寮議。將姑許之。公力爭。至謁告不出。徐公雖不果用。而尤以此服公。丁內艱。服除。主管南外宗室財用。靖康初。提舉淮南東路茶鹽公事。女真入寇。都城受圍。太府鹽鈔無自得。商賈不行。公乃使宜爲太府鈔給之。比賊退。得緡錢六十萬。喪亂之餘。國用賴是以濟。而公不自以爲功也。改提舉荆湖北路茶鹽公事。羣盜大起。湖北諸郡皆破。獨辰沅靖三州僅存。有封椿鹽公。以與蠻獠貨易。得錢數鉅萬。間道上行在所。賊孔彥舟據鼎州。川陝宣撫使司幕官有傅雱者。輒假彥舟湖北副總管。彥舟因自稱官軍。而殺掠四出。自若也。俄以總管檄。檄公求鹽給軍食。官屬震恐。請與以紓禍。公卒拒不許。其後有爲鼎澧鎮撫使者。怙權暴橫。復欲得鹽。公曰。使吾畏死。則輸彥舟矣。亦卒不予。以疾乞閑。主管臨安府洞霄宮。起爲福建路轉運判官。未赴。改廣南西路廣南支郡賦入。悉隸轉運司。歲度所用給之。吏緣爲姦。公獨親其事。吏不得與。文書下。諸郡慙服。徙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改南浙西路。故太師秦檜用事。與虜和。士大夫議其不可者。輒斥。公兄爲禮部侍郎。爭尤力。首斥。而公亦罷。時秦氏專國柄未久。猶憚天下議。復除公廣南西路轉運副使。以慰士心。徙荆湖南路。賊略科起。郴州宜章縣。郴道桂陽皆警。且度嶺。詔湖北宣撫司遣將逐捕。賊引歸。宜章之臨武峒。宣撫司遂以平賊聞。公獨奏其實。朝廷始命他將討平之。主管台州

崇道觀起提舉湖北茶鹽未赴改廣西轉運判官公雖益左遷然於進退從容自若人莫能窺其涯復主管崇道觀寓上饒七年讀書賦詩蓋將終焉紹興二十五年檜卒太上皇帝當宁慨然盡斥其子孫媿鄰而收用耆舊與一時名士十一月起公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老矣而精明不少衰去大猾吏張鎬一路稱快明年知台州公娶錢氏有郡酒官者夫人族子也大爲姦利且恣橫患苦里閭公亟捕繫獄奏廢爲民黃巖令用兩吏爲囊橐以受賕吏持之令不勝怒械吏置獄一夕皆死公發其罪或以書抵公曰令左丞相客也公治益急亦坐廢踰年召赴行在所力以疾辭除直祕閣歸故官數月復召既對太上皇帝勞問甚渥曰聞卿名久矣公因論士氣不振既久陛下興起之於一朝矯枉者必過直雖有折檻斷鞅牽裾還笏者賣直沽名者願皆優容獎激之時太上懲秦氏專政之後開言路獎孤直應詔論事者衆公懼或有以激訐獲戾者故先事反覆極論以開廣上意太上大悅除祕書少監先是少監選輕士至不樂入館公旣以老臣自外超用名震京都及入朝鬢須皓然衣冠甚偉雖鄙人老吏皆感歎以爲太平之象於是公去館中三十有八年矣舉故事與同舍賦詩飲酒縱談前輩言行臺閣典章從容每竟日故相湯思退嘗語客曰恨進用偶在前不得當斯時從曾公遊也其爲薦紳歆慕如此擢尙書禮部侍郎初公兄懋歷禮部侍郎至尙書兄開亦爲禮部侍郎至是公復繼之衣冠尤以爲盛事二十七年吳越大水地震公極論消復災變之道及言賑濟之令當以時下太上皆嘉納時將郊祀公力請對言臣老筋力弗支矣陛下郊天若禮官失儀亦足辱國太上曰卿氣貌不類老人姑爲朕留公再拜謝曰臣無補萬分一惟進退有禮尙不負陛下拔擢不然且爲清議罪人乃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洪州玉隆觀又三歲除敷文閣待制元

顏亮盜塞。下詔進討。已而虜大入。或欲通使以緩其來。公方病臥。聞之奮起。上疏曰。遣使請和。增幣獻城。終無小益。而有大害。爲朝廷計。當嘗膽枕戈。專務節儉。整軍經武之外。一切置之。如是。雖北取中原可也。且前日陛下降詔。諸將傳檄。數金人君臣如罵奴耳。何詞復和邪。今上初受內禪。公又上疏累數千言。大槪如前疏。而加詳。既封奏。具衣冠。趨闕再拜。乃發。公自宣義郎十一遷爲左中大夫。至是以卽位恩。遷左太中大夫。執政欲起公入侍經筵。度不可致。乃以公子逮爲提點浙西刑獄。以便養。隆興二年。公上章謝事。遷左通議大夫。致仕。莊文太子立。羣臣爲父後者。得加封其親。公子逢請於朝。而有司疑公官高。詔特遷左通奉大夫。乾道二年五月戊辰。卒於平江府逮之官舍。享年八十三。爵至河南縣開國伯。食邑至七伯戶。公平生燕居。莊敬如齋。至沒不少變。九月辛酉。逢等葬公於紹興府山陰縣鳳凰山之原。詔贈左光祿大夫。有司謚曰文清。娶故翰林學士錢勰之孫。朝請郎東美之女。封魯國太夫人。男三人。逢。朝散大夫。尙書左司郎中。逮。朝奉大夫。充集英殿修撰。知湖州。迅。通直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女一人。嫁右朝散郎。知吉州呂大器。孫男七人。槃。迪。功。郎。監戶部贍軍。烏盆。酒庫。棗。承務郎。新知平江府長洲縣。梁。從政郎。監戶部贍軍。諸暨。酒庫。槃。迪。功。郎。監建康府。提領所。激賞。酒庫。槃。宣。教。郎。棗。修。職。郎。監。明。州。支。鹽。倉。棠。迪。功。郎。新。湖。州。長。興。縣。尉。孫。女。九。人。長。適。從。事。郎。衢。州。江。山。縣。丞。李。孟。傳。次。適。通。直。郎。新。通。判。楊。州。軍。州。事。朱。輅。次。適。宣。義。郎。新。浙。東。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詹。徽。之。次。適。從。政。郎。新。婺。州。金。華。縣。丞。邢。世。材。次。適。宣。教。郎。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葉。子。強。次。適。修。職。郎。呂。祖。儉。次。適。文。林。郎。湖。州。長。興。縣。丞。丁。松。年。次。適。迪。功。郎。前。明。州。慈。谿。縣。主。簿。王。中。行。次。適。迪。功。郎。監。衢。州。比。較。務。張。震。曾。孫。男。女。十。三。人。公。貫。通。六。經。尤。長。於。易。論。

語夙興。正衣冠。讀論語一篇。迨老不廢。孝悌忠信。剛毅質直。篤於爲義。勇於疾惡。是非非。終身不假人。以色詞。少師捐館舍。公才十餘歲。已能執喪如禮。終喪不肉食。及遭內艱。則旣祥猶蔬食。凡十有四年。至得疾顛眊。乃已。每生日。拜家廟。未嘗不流涕也。平生取與。一斷以義。三仕嶺外。家無南物。或求沉水香者。雖權貴人不與。守台州。以屬縣竝海。產蚶菜。比去官。終不食。初佐應天時。元祐諫臣劉安世亡。恙。鄙禁方厲。仕者不敢闖其門。公獨日從之遊。論經義及天下事。皆不期而合。避亂寓南嶽。從故給事中胡安國。推明子思孟子不傳之絕學。後數年。時相倡程氏學。凡名其學者。不歷歲取通顯。後學至或矯託于進。公源委實自程氏。顧深閉遠引。務自晦匿。及時相去位。爲程氏學者益少。而公獨以誠敬倡導學者。吳越之間。翕然師尊。然後士皆以公篤學力行。不譁世取寵爲法。公治經學道之餘。發於文章。雅正純粹。而詩尤工。以杜甫黃庭堅爲宗。推而上之。繇黃初建安。以極於離騷雅頌。虞夏之際。初與端明殿學士徐俯。中書舍人韓駒。呂本中。游。諸公繼沒。公歸然獨存。道學旣爲儒者宗。而詩益高。遂擅天下。有文集三十卷。易釋象五卷。他論著未詮。次者尙數十卷。某從公十餘年。公稱其文辭有古作者餘風。及疾革之日。猶作書遺某。若永訣者。投筆而逝。故公之子以銘屬某。會某客巴蜀。久乃歸。銘之歲。實淳熙五年。去公之歿十二年矣。銘曰。

聖人旣沒。道裂千歲。士誦遺經。用鮮弗戾。孰如文清。得於絕傳。耄期躬行。知我者天。秉禮蹈義。篤敬以終。病不惰媮。大學之功。仕豈不逢。施則未究。刻銘於丘。維以詔後。

卷第三十三

青陽夫人墓誌銘

有宋蜀人天池先生譚公諱篆字拂雲之夫人青陽氏井研人大父知歸州事泰實生五丈夫子以幼子古繼其弟春是爲夫人之考夫人歸譚氏不及事舅獨事君姑太安人太安人則歸州之女子子於夫人爲姑夫人夙夜婦道不以親故少懈天池與其考隆山先生諱望字勉翁皆以文章名一代取友皆天下士亦繼以進士起家然得年皆不盈五十志遠年局未嘗問家人產業方天池歿時一子曰季壬甫生十年煢然獨立而天池亦無兄弟譚氏不絕如線太安人傳家事已久夫人幼讀書了大義於是行其所知自處儉薄而不以貧憂其姑躬履艱難而不以事累其子外父母家而一意立譚氏門戶太安人饘服非其手調芼縫紉不以進親客至夫人視庖刀匕惟謹及卽席則立侍姑側終日不休酒醴潔豐果蔬芳甘奉盥授脫肅祇無譁客歸皆太息祝其女婦願庶幾夫人萬一而夫人歉然常愧力不足也斥賣簪襦遣季壬就學夜課以書必漏下三十刻乃止間則爲道隆山天池言行以磨礪之及季壬稍長與人交則誨之曰某可師某可友某當絕勿與通故季壬名其堂曰願學室曰勝己私皆夫人所以訓也夫人享家廟如養姑之孝字孤嫠如愛子之恩蓋其節行法度士君子莫能加焉季壬舉進士拔解太安人尙無恙夫人不自喜而爲太安人喜及擢第拜廟夫人猶涕泣曰先姑不及見矣觀者皆感動惻愴後以德壽宮慶壽恩得封亦以是不敢樂也初季壬解褐爲崇慶府府學教授凡四年徙成都府吏部以僑寓格不下執政爲奏復還崇慶以便養命至而夫人棄其孤矣初命教成都今樞密使周公貳大政知子與季壬友

以書來告曰。石室得人矣。季壬有學行。爲諸公大人所知。蓋如此。以故士皆慕與之交。而夫人墓道之碣。乃萬里來屬予於山陰鏡湖上。義不可辭。夫人諱字及年。與其他在法當書者。皆已見內誌。懼於再告。故獨述其大節而已。自周以降。禮教日衰。爲女子者。不聞姆師之訓。圖史之戒。閭巷尼媪。交煽其間。非天資淑柔。則悻驚鬪昏。貪黷悍驕。不復知供養祭祀。爲婦職者。固其所也。夫人奮乎千載之下。獨不移於俗。矯矯自立如此。於虜賢哉。予與季壬實兄弟如也。故述孝子之意以作銘。其辭曰。

淳熙十祀。冬十月丙申。孤季壬奉先夫人之柩。耐於天池先生之藏。平生相倚爲命兮。未嘗輕去吾親之傍。日將夕而未返。則倚門其皇皇。今也山空無人。凜乎欲霜。烏獸紛其號鳴。木葉實兮草黃。吾親不見其孤兮。悲生死之茫茫。兒不能奉養於泉塗兮。肝心裂而涕滂。茹哀忍死兮。庶其顯揚。維友予銘兮。後百世而彌芳。

陸孺人墓誌銘

孺人山陰陸氏。曾大父某。國子博士。贈太尉。大父某。承奉郎。考某。迪功郎。明州司法參軍。母同郡齊氏。孺人年若干。嫁爲承議郎知梧州高郵桑公莊之妻。端靖淑柔。讀書略知大義。自其在父母家。已得孝名。見治絲枲。輒趨與共事。法曹與齊夫人皆異之。建炎間。法曹避兵天台。而承議適攝縣主簿事。故時兩家已繼爲婚姻。情好甚篤。因以孺人歸焉。承議旣罷。主簿以亂故。不克北歸。因寓近縣山中。凡四十年。間雖出仕。歲滿輒歸。居山之日。多於在官。衣食嘗不足。孺人處之超然。自幼奉佛法。戒擊鮮。終身不犯。嘗舟行。湍洄。遇老桑門丐錢。孺人亟施之。且問曰。師何許人。老如此。尙行乞邪。對曰。居天台。兄弟十八人。我獨好遠。

遊。故抵此。汝與我有宿契。他日當爲鄰。及是。寓居適近石橋。一日。登應真閣。修茶。供至第三尊者。驚歎曰。此吾汴舟所見也。承議嘗爲西安令。有娠婦。以事繫獄。念釋之。未果。孺人夢白衣人告曰。囚且字子矣。旦以告承議。呼乳醫。眎之而信。卽脫械。予假使歸。果以是夕產。孺人事佛之驗。至如此。然奉家廟。盡孝。盡敬。朝夕定省如事生。凡祭祀。烹飪滌濯。皆親之。至累夕不寐。承議平生所與遊。多知名士。每客至。輒信宿留。孺人執刀。匕白首無倦色。曰。此婦職也。近世閨門之教。略。妄以學佛自名。則於祭祀賓客之事。皆置不顧。惟私財賄以徇其好。曰。吾徼福於佛也。於虐娶婦。所以承先祖。主中饋。顧乃使之徼佛福而止耶。安得以孺人之事告之。承議有兄之子。妻士人陳汝翼。貧無以生。孺人力贊承議。挈之歸。同爨十五年。使其子與己子俱就學。遂中名第。而孺人諸子皆好修。世昌從諸公問學。不以貧奪其志。人以爲積善之報。孺人得年七十有四。以淳熙十二年正月己丑卒。丈夫子三人。長之瑞。早卒。次則世昌。次世茂。女子子四人。徐廷煥。顧淵。陳寬。吳植。其甥也。明年某月甲子。葬於天台之太平鄉朴塢。耐承議之墓。世昌實來請銘。孺人於予爲從祖姊。其敢辭銘曰。

廟祭賓享。維婦之職。嫚驚狼驕。蠹我壺則。孰如孺人。耆老益恭。名山崇崇。闕此幽宮。

浙東安撫司參議陸公墓誌銘

紹興初。詔修元祐故事。命大臣近侍以十科舉士。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孫公近。首舉右迪功郎陸靜之。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方詔之下也。孫公一時辭宗。主盟翰墨。自一館諸儒。與進士高第。願得一言者。袂相屬也。公年財二十餘。以門蔭入官。初未爲人知。而孫公獨歎譽稱薦之。一旦出千百人右。於是中朝名

勝士莫不知陸伯山。慕與之交。而公仲弟升之仲高。亦以文章有名。號二陸。仲高遂登進士丙科。公業春秋及賦。再試禮部。乃輒斥。因不復踐名場。而一意欲以才略致通顯。然愈不偶。以老。豈非命邪。公會稽山陰人。曾大父珪。國子博士。贈太尉。大父佖。中大夫。考長民。左朝請大夫。尚書右司員外郎。兩世皆贈金紫。光祿大夫。公以父任補將仕郎。調信州上饒縣。台州天台縣主簿。皆不赴。監潭州南嶽廟。徙措置戶部贍軍酒庫所幹辦公事。又不赴。徙江南東路轉運司淮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知台州寧海縣。部使者挾私憾。中公以法鍛鍊累月。無所得。然猶坐微文衝替。起知臨安府臨安縣。主管台州崇道觀。通判隆興府建康府。資當守郡。會得重聽疾。不能奉臨遣。乃爲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官至朝散大夫。服三品。淳熙十四年六月癸酉卒。享年七十七。娶季氏。先公二十年卒。贈宜人。子二人。子墨。前台州寧海縣主簿。子堃。當以公納祿恩補官。女子二人。長適鄉貢進士石正大。餘尙幼。子墨子堃。將以九月丙午葬。公於會稽縣上臯尙達。立言立柔。孫女五人。長適鄉貢進士石正大。餘尙幼。子墨子堃。將以九月丙午葬。公於會稽縣上臯尙書塢。以季宜人耐實來請銘。公平生不大試於事。故可傳載者少。然在寧海。有嫗訴子不孝二十條。公遽呼嫗問之。憫不能置一辭。逮問爲書者。則嫗之女塔實爲之。案驗辭服。一邑驚以爲神。佐建康。會久旱。力請於府爲火備。已而火屢作。皆以有備不爲災。士民至今誦之。晚既久不仕。日誦左氏傳。史記。前漢書。率盡兩卷。不以寒暑疾恙少廢。有疑義。客至輒講之。前五年。忽作治命百餘言。戒家人勿用浮屠法及厚葬。比終。無大疾。疾已亟。猶起坐堂上。觀書如平生。徐闔書危坐。遂逝於廡。亦奇矣。銘曰。

士患不材。材患莫知。旣或之知。又弗克施。在昔所歎。天嗇其壽。耄耄不試。將孰歸其各。

山陰陸氏女女墓銘

淳熙丙午秋七月。予來牧新定。八月丁酉。得一女。名閭孃。又更名定孃。予以其在諸兒中最穉。愛憐之。謂之女女。而不名。姿狀瓌異。凝重。不妄啼笑。與常兒絕異。明年七月。生兩齒矣。得疾。以八月丙子卒。敢於城東北澄谿院。九月壬寅。卽葬北岡上。其始卒也。予痛甚。灑淚棺衾間。曰。以是送吾女。聞者皆慟哭。女女所生母楊氏。蜀郡華陽人。銘曰。

荒山窮谷。霜露方墜。被荆榛兮。於虜吾女。孤冢巋然。四無鄰兮。生未出房。與死棄於此。吾其不仁兮。

傅正議墓誌銘

公諱某。字凝遠。其先爲北地清河著姓。後徙光州。爲固始人。唐廣明之亂。光人相保聚。南徙閩中。今多爲大家。而傅氏之祖曰府君。實與其夫人林氏。始居泉州晉江縣。生五子。長子卒。謀葬有異人告。以葬聖姑山之右。而徙其居仙遊羅山之麓。林夫人有高識。悉用其言。宋興。仙遊隸興化軍。而傅氏鉅公顯人。始繼出矣。若夫德修於家。教行於鄉。而身不及用者。亦在其子孫。如公是也。公之大父程。父嵩。以累舉進士。推恩閉門教子。不肯仕。累贈奉直大夫。公奉直第二子。幼有美質。讀書日數千言。學爲文。輒驚其長老。崇寧中。甫年十八。入大學。聲名籍甚。試中高等。然猶幾二十年。乃以上舍登第。調滄州無棣縣主簿。會女真陷全燕。乘虛南下。兩河皆震。吏士相顧無人色。或委官去。郡檄公餉軍。公南方書生。平生不習金鼓。初咸意公難之。而公得檄卽行。不暇秣馬。冒兵往來。軍賴以無乏。虜出塞。會公亦遭奉直憂。始南歸。終喪。得南劍州順昌縣尉。時所在盜起。縣民亦相挺爲亂。公素得士心。徐設方略。窮其窟穴。未幾悉平。部使者欲言之。

朝公辭而出。弓手有謀叛者。語其徒曰。奈累傅公何。比公罷去。盜遂作。殺掠暴甚。邑人以不留公爲悔。調泉州安溪縣丞。改宣教郎。猶安其官。不求徙。有自吏部擬注來代者。始徙南安縣丞。其恬於仕進如此。南安大饑。民棄子者相屬。公請於州出常平錢米。設安養院於延福僧舍。乳湏糜粥湯液。皆不失其宜。明年歲豐。悉訪其所親歸之。曩時縣之貧民鬻業者。輒減其戶產。以求速售。或業盡而賦獨存。官責之急。至死徙相踵。公旣得其弊。一切以肥磽定賦。民之冤失職者。皆得直。治最一路。遷知晉江縣。會詔造戰艦。他郡縣吏多並緣煩擾。事亦不時集。公獨不以諉吏躬督其役。勞費視他邑省殆半。而事獨先期辦。安撫使張忠獻公聞於朝。特減磨勘年。遂爲茶事司幹辦公事。公於是行能已爲時所知。秩滿造行在所。顧不數見。公卿赴銓。得通判南劍州而歸。將之官。以紹興二十一年六月十一日感疾不起。享年六十有八。積寄祿官至左朝奉大夫。累贈正議大夫。公亡恙時。自發書卜葬於白石之南。雖月日莫不有治命。至歿。悉遵用焉。娶林氏。正議大夫豫之女。封宜人。今累封太淑人。六子。濂。奉議郎。知漳州漳浦縣。汶。朝散郎。江南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淇。朝散大夫。直龍圖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洵。舉進士。奉議。莅官有家法。不幸與洵凌皆早世。常平以材望擢使一道。而龍圖嘗位列卿。實中朝宿德。皆且柄用矣。士大夫以爲公積行累功之報。四女。長適進士林維。次適龍溪縣尉陳希錫。次適進士林若思。次適進士林若公。初。龍圖使浙東。實治會稽。而某爲郡人。始從龍圖遊。獲觀公文章。豪邁絕人。而其詩尤工。龍圖又爲某言。公當官至廉。爲縣時。有小吏持官燭入中闕。公顧見。立遣出。仕官三十年。先疇無一壘之增。老猶力學不厭。行其所知。未嘗以窮達累心。飢者輟食濟之。病者治藥療之。所居之傍。有路達泉州。而林谷阻險者四十餘里。

行旅告病。公率親黨。塹山伐石。易爲夷途。人至今誦焉。疾革。猶戒諸子曰。吾平生無愧。頰仰。歿後。汝曹居官主清。治家主嚴。奉先主敬。收族主恩。造次顛沛。必主忠信。能用吾言。雖貧賤。猶爲有德君子。不然。獵取光顯。奚爲哉。語終。遂瞑。方龍圖言此時。固已屬某。以發揚潛德。會徙節浙西。後逾年。乃以狀來請銘。銘曰。築野宵夢。相武丁死。不泯亡騎。列星後世。繼起三千。齡峩冠相望。立漢廷公。入太學。奮由經。躋躋晚。乃駕篋。抱才不試。歸泉局。二妙山立。尙典刑。公雖埋玉有餘馨。印綬三品。告諸冥馬。鬣之封柏。青青咨爾雲來。視斯銘。

卷第三十四

尙書王公墓誌銘

寶謨閣直學士正議大夫致仕贈銀青光祿大夫王公既葬之二年。孫宿來請於公之里人陸某。願次公出處。請謚於有司。某辭不獲。既以狀授其家。宿復來泣。且言曰。古之葬以碑封。因識於碑。則碑固在墓外。後世隧葬。識於隧中。非古也。吳會稽之葬。弗隧。則雖已葬。刻石墓旁。實爲近古。惟丈人子之銘。某辭以旣嘗狀公之行。願更求名卿。巨人以信後世。宿復泣言。近世固有旣爲狀。而復爲之碑者。丈人何獨謂謙。某用是不果。固辭。惟公諱佐。字宣子。會稽山陰人。曾大父諱仁。大父諱忠。世有隱德。考諱俊彥。以進士起家。經行尊顯。爲時醇儒。仕至左宣義郎。太平州學教授。贈至特進。兩娶同郡葉氏。追贈同安永寧郡夫人。同安實生公。幼而穎異。不羣。七歲。特進爲講孟子。卽能復講。不遺一言。退無矜色。特進歎曰。吾家積善百

年當有興者。是子其當之乎。十八補大學生。二十有一。以南省高選奉廷對爲第一。方唱名時。趨拜進止。詳華中度。高宗皇帝喜動玉色。授承事郎。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未赴。召爲祕書省校書郎。時秦丞相檜專政。其子熺。以前執政提舉祕書省。館中或趨附以爲捷徑。公獨簡默嚴重。未嘗妄交一語。嘗語同舍曰。唐三館故事。丞相與赤縣尉均爲學士。安得妄自屈哉。熺聞不能平。嗾言者論去之。逾年。請祠祿。爲主管台州崇道觀。丁特進憂。服除。會秦丞相死。熺亦斥逐。起家拜祕書郎。兼玉牒所檢討官。遷尙書吏部員外郎。右司郎闕。以公兼領。秦丞相夫人王氏。陳乞舊所得恩數之未用者。自稱冲眞先生。公持白執政曰。婦人安得此名。向者誤恩。有司不能執。爲失職。今當追正。然王氏封兩國夫人。蓋祖宗以寵親王之配。及外家尊屬者。何可輒引以階僭紊。當併奪之。執政不能聽。但寢其請而已。後王氏死。卒奪先生號。識者猶恨不盡用公初議。同安夫人墓在山陰。爲盜所發。公卽日不待命。奔赴至墓。一日獲盜。公與母弟左司公公袞欲手殺之。親戚爲言。此在法固當死。不患讎恥不雪。乃告於有司。公旣斂葬。猶不忍去墓。所朝旨趣還。不得已。造朝。逾月獄成。盜不死。左司公憤切。手戮盜。挈其首詣郡。自繫待罪。公迺乞盡納官以贖弟罪。詔給舍議。給事中楊公椿等共議曰。春秋之義。義復讎。公袞無罪。佐納官之請。可勿許。詔曰。給舍議是。於是趣公就職。如初。紹興二十九年二月。拜起居郎。遇事直前獻納。多所裨益。未兩月。以臺評罷。然言者詆公甚峻。至請投竄。而上終保全之。命守外郡。遂知永州。公自初仕。卽在館閣。未嘗一日歷州縣。到郡。每決事。吏皆抱牘立數步外。不呼。不敢輒進。公親與民語。有冤者得盡其言。誕謾者一再詰。皆詞窮折服。自謂當受罰。公迺延見諸生。勞問者。年凡可美民俗。勵士節者。舉之無遺。又言。永之士衆於道州。而解名。

財及道四之一。願詔有司稍均之。庶無失士。徙知吉州。廬陵號江西劇郡。人疑公且困於事。不得復閑暇。公至。爲政如零陵時。不知有閑劇之異。而事亦頓省。治聲聞於行在。詔直寶文閣。逾年。徙知明州。仍命入奏。而張丞相浚力薦公。及王侍郎十朋。張舍人孝祥。以爲可大用。旣對壽皇聖帝。諭以且有親擢。旣退。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權戶部侍郎。公力辭。且言臣昨面奏。乃者戶部以江東歲歉。有江西和糴之令。臣在江西。實見一路決不能獨出百五十萬石。而關子茶藥乳香之屬。旣不能售。必至抑配。其爲民病。且甚於江東之饑。今臣若不自揆。貪榮冒受。而實未有以爲策。他日固不敢逃譴。然民力國計。將何以支。願復補外。或止供檢正職事。詔不允。仍兼侍講。湯丞相思退。以首相領江淮都督。請公參其軍謀。公爲湯公言。虜方議和。而以兵入吾境。此非其會本旨。蓋用事者幸一勝。以遂所求。當選驍將精卒。乘其驕惰。急擊之。彼以敗聞。則用事者且得罪。吾可從容制之矣。會湯公去位。公亦罷參謀。方是時。疆場未靖。調兵遣戍。用度日窘。且諸路歲頗不登。公從容應變。窒漏察欺。事無不集。而民間泰然如無事時。會永寧夫人臥疾。懇求奉祠。改權吏部侍郎。請不已。乃復以直寶文閣知宣州。徙知建康府。行宮留守。建康自車駕行。幸建爲別都。居守多執政。及侍從久次者。惟公以威望被親擢。中外皆知上任屬之意。妖人朱端明。崔先生。挾左道。與軍中不逞輩。謀不軌。且久。及公至。相與謀曰。是不可欺。少緩必敗。不如先事發。乃共約以春大閱日起事。雖極詭祕。而公已盡得其陰謀。一日。坐帳中決事。命捕爲首者至前。略詰數語。卽責短狀。判斬之。而流其徒數人於嶺外。餘置不問。僚屬方候見於客次。無一人知者。見公擲筆。乃異之。而妖人已誅矣。公方閱案牘。治他事。如平時。良久。延見賓僚。乃退。無一毫異於常日。又徙知平江。隆興二府未赴。會知

上元縣李允升坐賄前事未作已丐尋醫去而讒者謂公縱有罪坐削官居建昌軍讒者去上察守臣連坐未有公比且數思其才復官主管台州崇道觀俄起知饒州又復直寶文閣知楊州入對勞問甚渥留爲宗正少卿兼權戶部侍郎上祀南郊命公玉輅執綏凡所顧問占對瞻敏上甚悅有褒嘉語於是疾公者益衆史侍郎正志爲發運使坐奏課不實譴有欲爲史分謗者乃併罷公而發運司事公始末未嘗與且嘗論其徒掇無補至是乃併得罪逾年主管台州崇道觀起爲福建路轉運判官徙知潭州連進祕閣修撰集英殿修撰淳熙六年正月郴州宜章縣民陳峒竊發俄破道州之江華桂陽軍之藍山臨武連州之陽山縣旬日有衆數千彬道連永桂陽軍皆警公奏乞荆鄂精兵三千未報公度不可待而見將校無可用者流人馮湛適在州公召與語曰君能有功不特雪前臯且遂爲朝廷用北鄉恢復自此始矣湛請行公曰請行易耳今當不俟奏報以兵相付旣受此命卽以羣盜授首爲期一有弗任軍法非某敢貸也遂檄湛帶元管權湖南路兵馬鈐轄統制軍馬卽日令湛自選潭州廂禁軍及忠義寨凡八百人卽教場誓師遣行仍命凡兵之分屯諸州縣者皆聽湛調發違慢皆立誅又出軍令牌付湛軍士所過秋毫無擾民及臨敵不用命或旣勝而攘賊金帛使得竄逸者皆必行軍法上奏以擅遣湛待罪且請亟發荆鄂軍又私念湛有善戰名賊必遜入廣南思得勁兵遏其衝而廣南非所部未有以爲計會受命節制討賊軍馬而前一日又奉詔會合諸路兵乃合二命爲一稱節制會合諸路兵馬檄廣南摧鋒軍兵官黃進張喜分屯要害賊知湛至而廣南守備已嚴乃驅載所掠輜重由間道歸宜章轉運司聞之卽移諸州以爲賊已窺覺自守巢穴毋以備禦妨農公得報曰是不獨害捕寇且必惑朝廷乃檄轉運司及諸州以爲賊未嘗

敗。何謂窮蹙。其巢穴旁接三路七郡。林菁深阻。出入莫測。何謂自守。復奏言。遣馮湛之後。事方有緒。若遽弛備。賊必更猖獗。愚民且有附和而起者。非細事也。因堅乞前所請荆鄂軍。從之。已而果聞賊方作箭鏃甚盛。遣入溪峒買毒藥之可爲藥箭者。公赫然以蕩滅爲期。且奏向者連州受賊首李晞降。賞犒備足。未幾復亡去。爲賊。今陳峒之次。首領是也。以此知不一意討捕。容其不死。湖廣之憂未艾。俟誅賊首而貸脅從。未爲晚也。樞密院猶謂當先招降。上獨是公策。命公躬至軍前。節制公即日戒行。師徒不譁。耕隴市肆之人。莫有知者。既至宜章。命湛以四月二十三日移屯何卑山。湛請進兵。日不答。惟給以合符。曰符至即行耳。二十九日夜半。始發兵符。命湛及鄂州軍統領夏俊。五月朔日詰旦。分五路進兵。賊初詐降。實欲繕治寨柵。阻險以抗官軍。公得其情。督兵甚峻。及馳入隘口。賊果立寨柵。未及成。聞官軍至。狼狽出戰。既敗。又退失所憑。乃皆潰走。是日。奪空岡寨。駐兵十二渡。賊之起也。假唐源淫祠。以誑其下。曰殺所虜一人。祭神。至是。斬像焚其祠。湛遂誅陳峒。函首來獻。已而李晞以下。誅獲無遺。宥其脅從。發倉粟振貸安輯之。案功行賞。悉如初令。且上其事於朝。振旅而還。詔以公忠勞備著。起拜顯謨閣待制。湛亦由此復進用。俄徙公知揚州平江。遂知臨安府。公力辭。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天府臣所不能爲也。方祖宗時。用人莫重於三司。開封高選賢傑。號將相之儲。豪右憚其威望。莫不斂避。故得人爲多。巡幸以來。用人益輕。惟能媚奉權貴。則爲稱職。沿襲非一日矣。若使方拙自守者爲之。猶推舟於陸。決不可行。縱臣欲降心下氣。周旋其間。賦性既定。如燥濕之不可移。終有不能自抑者。徒速顛隕而已。奏三上。不得請。遂就職。人對上。褒勉甚寵。特賜金帶。進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進權工部尙書。而尹京猶如故。兼侍講。久之。進侍讀。遂權戶部尙書。

知淳熙十一年貢舉。公尹京逾三年，又兼版曹。故時以冗劇，日夜不得休。公處之超然閑暇，事皆立辦。貴臣權家斂手不敢干以私。民間利病無巨細，罷行之，或可施於四方者，則疏其事以聞。多見施行。歲饑，畿內小民或以農器蠶具抵粟於大家，苟紓目前，明年皆有失業之憂。公乃出令，斷自東作之日，先以還之。俟蠶麥訖事而歸其子本。大家不遵令，小民負約不以時償，皆坐罪。令下，農家相慶，識者以爲與呂文靖公建請不稅農器事相埒。他日且爲名相。上亦自器異之。嘗因夜直，召對出御書三都賦序以賜。蓋倚以拓定中原之事。會長子病卒，公力乞奉祠。上察其不可留，命以寶文閣直學士出守。公復力申前請，得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歸。執永寧夫人喪，服除，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觀。鳳翔府上清太平宮。紹熙元年八月，自製壙記，又爲治命。凡沐浴斂葬之節，莫不備具。時公方康強無疾，人或怪之。二年二月十一日晨起，猶讀書理家事如平時。俄暴感風眩，遂卒。享年六十有六。寄祿官自承事郎積遷至正奉大夫。封自山陰縣開國男，至開國伯。食邑自三百戶至九百戶。致仕進正議大夫。遺表上，贈銀青光祿大夫。以卒之歲十一月四日葬於山陰縣天樂鄉竺里峯之原。公娶同郡高氏，早卒。繼室括蒼季氏，亦先公若干年卒。皆追封碩人。子男二人，履常承奉郎，監淮西總領所建康府西酒庫。克常承奉郎。知台州天台縣丞。皆前卒。女四人，長適溫州平陽縣主簿梁叔括。叔括卒，再適提舉湖北路常平茶鹽張孝曾。次適通判建康府曾槩。今存者，惟適曾氏女。而槩卒，孫男二人，宿承務郎。某某官。孫女二人，尙幼。公以英傑邁往之資，自學校科舉時，已卓然出千萬人上。仕雖至侍從，所施設曾未究一二。閑居九年，憂患或出意表。而公所養愈剛大，不爲事變之所折困。人莫窺其涯。一日嘗語某曰：里中或謂僕以誅殺衆，故多難。不知僕爲人除害。

也。湖湘鄉者盜相踵。今遂掃迹者二十年。綿地數州。深山窮谷之氓。得以滋息。而僕以一身當禍。譴萬萬。無悔於虜。公可謂知命者。銘曰。

維宋中興。三聖相承。公聽並觀。以出賢能。公奮於幽。有德有勳。知我者天。用我者君。蹈義秉節。迄至耆艾。山立在庭。以道進退。大夏方建。拱把毓材。豈茲棟梁。萬牛莫回。生或忌之。亦歎其死。我銘弗誣。用諗太史。

楊夫人墓誌銘

郟爲東方大邦。宋興以來多名公卿。雖擯不仕。及仕而不顯者。如穆參軍。修士。兵部建中學易。劉先生。跋。皆既死而言立。化行於家。至今學者尊焉。建炎南渡。人物寢衰矣。而山堂鞏先生。諱庭芝。經爲人師。行爲世範。德義之化。自家人始。凜然克配前數公。先生之仲子處士諱灑之夫人。曰武義楊氏。年二十有一而嫁。二十有三而字。二十有六而寡。寡四十有三年。年六十有八而卒。卒一年而葬。望處士之墓。實紹熙五年十一月丙申也。夫人自爲鞏氏婦。事山堂及君姑錢夫人。一步趨一話言。悉皆鞏氏家法。耳目濡染。又皆天下長者事。故行成德進。山堂以爲稱吾家婦。宗黨嫺戚鄰里。皆取法焉。處士先山堂不祿。當是時。夫人尚盛年也。遂誓不再行。二子伯始學步。踉蹌不踰閭。仲尚襁褓。及能言。夫人皆親授以孝經論語毛詩國風。爲之講聲形。正章句。具有師法。二子未從外塾。而於幼學之事。各已通貫精習。卓然爲奇童矣。其後子益長。夫人身任家事。不以荒其子之業。故皆舉進士。中其科。然夫人不喜子之得祿。所以教而進之者。父師莫加焉。於虜。非是母固不能成其子。非鞏氏家法。亦不能成是婦也。予少時。猶及見趙魏秦晉齊魯士大夫之渡江者。家法多可觀。雖流離九死。中長幼遜悌。內外嚴正。肅如也。距今未五十年。散處四方。寢

不能如故時久而不變。如鞏氏者蓋鮮矣。夫人曾大父瓊、大父彬、父仲卿，皆不仕。子曰豐，從事郎。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嶸奉議郎，知徽州歙縣事。孫復亨、慈孫陽孫、耦孫、孫女七，皆處豐來。請銘。銘曰：鞏氏之先，化行閨門。我觀夫人，典則具存。夫人之賢，實應圖史。有如不信，視其二子。東有茂檟，處士所藏。雖不克祔，鬱乎相望。

陸郎中墓誌銘

公諱沉，字子元，會稽山陰人。曾大父珪，國子博士，贈太尉。大父佃，中大夫，尚書左丞，贈太師。楚國公考實，右中散大夫，贈少師。公於某爲從父兄。某蓋少公十五歲，方爲童子時，公已學成行著。以兩浙轉運司進士試禮部，不中。試博學宏詞，又不中。乃以世賞試吏部，再爲第一人。所與交多一時知名士，每見某必諄諄道其所與其學，日夜磨礱浸灌，以希古人者。曰：時然進之，時然莊氏名革，早死不顯，而進之則故相湯歧公也。及歧公以文章事業相高皇帝，公猶沈浮州縣。久之，乃得監行在都進奏院，監尚書六部門。歧公每見，必留公道往，昔相從講習時事，抵掌笑語，公輒俛首，踧躅自引去。歧公亦歎息，以爲不可親疏。後輩躡進至大官者相望，公顧處百僚底自若也。歧公免相，門下士多牽聯以鼻斥，未去者亦不自安。公獨澹然如平時。人亦莫指議者。初，少師自山陰徙四明，已數十年，婚姻皆在焉。蓋四明人也。會史魏公入爲參知政事，爲右丞相，與公實姻家。少相從，魏公亦器待公，而公未嘗數謁見。朝士亦莫知其相國親且厚也。監門歲滿，遷太府寺丞，權尚書戶部郎。久次，當爲真矣，而公亟求歸養，得提舉兩浙市舶，權知舒州。提舉福建市舶，遭母益國夫人憂，以歸。初，通判泉州者，嘗有所請，以法拒之。公去，而提點刑獄兼權舶司事，通

判者因詆提點刑獄以危法中公公平日以恭謹聞又方以舉職被賞遷一官朝論右之公雖得臯猶傳輕比於是公劇門絕交遊誦佛書以夜繼日多至萬卷不復言再仕亦絕口不及仇家對客清談而已自束髮至老無一日廢書尤長於詩閑澹有理致在場屋時以賦稱老猶自喜子孫及族黨從之講貫皆有師法公爲人夷雅曠遠與人言惟恐傷之然遇事必力行所知無所撓屈嘗爲丹徒丞朝廷用言者遣使籍江上沙田立稅額使指甚厲吏莫敢違亦或從而張虛數以爲功使者至郡聞人人稱公詳練乃檄與僧往公既極論其不可又爲詩陳民情詩流傳至朝廷遂止不行沙人礪石刻其詩今猶可考其使福建也有中貴人所親皇甫甲者輒諷公以珍貨別進公正色拒之戒典客者他日謁至勿復通其不阿類如此公仕自修職郎至朝奉大夫而廢二十三年以紹熙五年四月六日卒享年八十有五娶盧氏封宜人先公十二年卒享年亦八十有五六子曰梓通直郎知寧國府宣城縣先公十二年卒曰格舉進士曰之瑞國學免解進士曰橈曰櫜曰之詳皆舉進士一女適文林郎監淮東總領所糴場樓鈞六孫曰炳曰煥曰炎曰燿曰燮曰燮四孫女諸孤以慶元元年九月二十五日遵治命返葬於會稽苧塢望少師墓百步來且屬某爲銘銘曰

仕蹟於時年登耄期孰奪孰與理莫可推銘識於幽孰知我悲

知興化軍趙公墓誌銘

慶元二年八月辛亥朝請郎新知興化軍事趙公以疾卒於第越十月庚午葬於會稽會稽五雲鄉湯家坂之原明年九月乙卯諸孤案夫等墨其衰見予於郡西南澤中泣且言曰先君之葬將請銘於執事以

大事之日迫。方伏苦塊間。不能自通。今幸踰年。未即死。敢以承事郎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莫君子純之狀來告。惟公幸許之。某等卽死無憾。予以老疾辭。請益牢。維公文學治行。皆應銘法。而案夫實娶子從孫女。與其弟同時中進士科。爲鄉里。後來之秀。乃卒與銘。謹按公諱彥真。一名彥能。以淳熙新制。改今名。胄出宣祖昭武皇帝之後。曾大父諱叔澹。贈武康軍節度使洋川郡公。大父諱賚之。武經大夫。浙東路兵馬鈐轄。贈右朝請大夫。考諱公懋。左朝請大夫。知臨江軍。贈太中大夫。公少純篤。從故侍御史王公十朋學。王公嘗得中書舍人張公孝詳書。不欺室榜。持以遺公。所以期公者甚遠。公益自奮。雖舉進士。蓋不止爲科舉而已。然同時爲進士。亦皆推之。遂中其科。調撫州錄事參軍。以太中公喪解官歸。除喪。起爲信州弋陽縣丞。終更調建寧府觀察推官。薦者如格。改宣教郎。知寧國府宣城縣。未赴。以內艱罷。除喪。知平江府吳縣。通判袁州。知興化軍。朝廷知公者寔多。謂且用矣。而得郡未及。赴遽至。大故公之將赴撫州。錄事參軍也。太中公戒之曰。汝任治獄。人死生所繫也。可不勉乎。公再拜受教。既就職。東吏甚嚴。視囚之寒暑飢渴。慘然不啻在己。囚以故皆輸其情。曰。不忍欺吾父也。會部使者以事付獄。有冤狀。而使者方怒。風指甚厲。人皆謂乖其意。且得譴。吏尤惶恐。卽欲捶掠成之。公叱吏去具。列其冤。使者爲屈。因欲薦公。公亦終不就也。太中聞之。太息曰。吾有子矣。及在建寧幕。南劍州將樂沙縣諸寨。軍食不時給。羣卒空壘。來訴於轉運司趙公公碩。謝公師稷爲使。乃檄公行。公馳至沙縣。與其令調財得三千緡。明日召卒於庭。閱籍。自下給之。軍吏及卒長。皆不得一搖手。衆乃大服。比至將樂。給之如沙縣。亦皆大服。於是議者謂公所試者小。然猶能表表如此。他日功名事業。詎可測哉。郡守鄭公伯熊。知公最深。有疾。不以郡事屬其貳。而

言於使者。請檄公攝守。疾革。獨延公至臥內。屬以草乞致仕奏。其知之如此。高宗皇帝永思陵攢宮事興。公適爲吳縣。轉運司調取洞庭青石。期會迫。不可遽辦。公卽日涉湖至其地。召石工泣諭之曰。先皇帝櫛風沐雨。惡衣菲食。爲天下攘強虜。除大盜。輕賦薄役。汝曹數十年安居樂業。亦知所自乎。今官取此石。欲何用。而汝曹尙可顧望不竭力哉。於是民趣役。不待督責。先期告畢。使者欲上其勞於朝。公力辭曰。此臣子職也。袁州積彫弊。公佐其守。窮利病根源。一切罷行之。郡爲一振。民困於坊場。官弊於護運。皆久不能革。公奮曰。小民知目前之利。不知後日之害。一陷於坊場。則富者貧。貧者大壞。非死徙不得免。乃取尤者白守。請於戶部。蠲除之。挺繫收檄。一旦幾空。郡人驩呼。以爲昔所未有。護運異時多。以所遣官非其人。故多蠹害。公一切精擇才吏。其以權貴請託來者。皆力拒絕之。抵公去。所發漕運四十萬緡。不費一錢。造朝得知興化軍。未及到郡。而卒。享年五十有四。公篤學。工文辭。有集五卷。易集解五卷。他所著未成編者尙多。初。太中通判饒州。有江州統軍官王益者。坐事下吏。更江州鄂州。鞠治獄成。而家以冤聞。由是復命。太中鞠之。得寃狀。明白益賴以不死。而太中以決疑獄。進秩除郡。未幾。捐館舍。益之家人懷太中之德。無已。乃厚載金帛。以助葬。爲請公固辭不受。曰。非吾先人之志也。益家人泣而去。蓋公之清德類此。然常畏人知。故予亦不得而悉書也。公娶李氏馮氏。皆早世。贈安人。今皆從葬。徐氏封安人。四子二女。皆李出。康夫迪。功郎。隆興府武寧縣主簿。先公十一年卒。案夫從政郎。隆興府南昌縣丞。寯夫從政郎。臨安府於潛縣尉。忞夫未仕。女長嫁從事郎。新平江府常熟縣尉。劉祖邁。次未行。二孫。時敏。時哲。銘曰。以公之才。何適不宜。晚始專城。政弗克施。天嗇其報。子孫是貽。匪筮匪龜。眎我銘詩。

卷第三十五

夫人孫氏墓誌銘

夫人孫氏。會稽山陰人。四世祖沔。觀文殿學士戶部侍郎。諡威敏。有傳國史。曾祖之文。朝議大夫。主管杭州洞霄宮。累贈正奉大夫。祖延直。奉議郎。通判盱眙軍。贈朝散郎。考綜。宣義郎。致仕。母同郡梁氏。夫人幼有淑質。故趙建康明誠之配李氏。以文辭名家。欲以其學傳夫人。時夫人始十餘歲。謝不可。曰。才藻非女子事也。宣義奇之。乃手書古列女事數十授夫人。夫人日夜誦服不廢。既笄。歸今文林郎寧海軍節度推官蘇君瑑。逮事舅姑左右。就養唯謹。凡組織縫紉烹飪調絮之事。非出其手。舅姑弗悅。舅姑歿。夫人執喪哀終喪。事家廟如生。祭薦豐潔。中度疾已革。猶修秋祭。不知其力之憊。推官女兄。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呂公正己之夫人。性堅正。善持家法。凡家人必責以法度。不知者以爲過嚴。至夫人能事之。則終身怡怡。未嘗少忤。宗黨間旣稱譽夫人之賢。又以知呂夫人非難事者也。紹熙四年。從推官官臨安。以其年七月辛巳。疾終於官舍。夫人平生奉浮圖氏。能信踐其言。及處生死之際。盥濯易衣。泰然不亂。世外道人有所不逮。亦賢矣。享年五十有三。五子瀛。太學生。汭。河濱。潞。皆卓然自立。能世其家。蓋推官與夫人善訓督之力也。二女長適修職郎通州錄事參軍王易簡。次尙幼。孫男二人。曰暹。幼未名字。予世家山陰。先太尉邊夫人。實與威敏夫人爲女兄弟。予與宣義外兄弟也。少時交好甚篤。今夫人年逾五十而歿。予乃及銘其隧。則予安得不老。銘曰。

猗與夫人。率德不惰。舅姑宜之。曰善事我。移其事姑。以奉女公。雍雍肅肅。既和且恭。相夫以正。教子以嚴。施於先後。以遜以謙。一病不復。奄其告終。我作銘詩。用詔亡窮。

奉直大夫陸公墓誌銘

吳郡陸氏。方唐盛時。號四十九枝。太尉枝最盛。唐末。自吳之嘉興。東徙錢塘。吳越王時。又徙山陰魯墟。宋祥符中。贈大傅諱軫。以進士起家。仕至吏部郎中。直昭文館。太傅生國子博士贈太尉諱珪。太尉生尙書左丞贈太師楚國公諱佃。太師生中散大夫贈少師諱寘。少師八子。皆以文學政事自奮。公諱洸。字子光。少師第四子。紹興初。以蔭補登仕郎。調右迪功郎。浦江縣尉。歷筠州司法參軍。徽州司法參軍。湖北路轉運司幹辦公事。知玉山縣。江淮等路坑冶司主管文字。通判通州。知荆門軍。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遂致仕。積官至奉直大夫。賜紫金魚袋。封陳留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以慶元元年十月丙寅卒於私第。享年七十有二。初。少師避建炎之亂。益東徙居明州鄞縣之橫溪。猶返葬山陰。至公兄弟。遂有即葬鄞縣者。故公以三年十二月庚午葬於縣之豐樂鄉西嶼之原。諸孤請銘於公從弟某某。某則少公一歲。兒時分梨共棗。稍長。同入家塾。實知公比他人爲詳。公天資穎異。數歲能屬文。舉進士。連拔兩浙轉運司解。又爲江東轉運司解首。然卒不第。公不以黜有司治經考古。益不少懈。爲吏窮日夜勤其官。未嘗事燕遊。所至上官委以事。公至忘寢食。寒暑以趨事赴功。在玉山時。剝剔蠹弊。根原窟穴。毫髮必盡。正俸外。他增給悉棄不取。比代去。計其數凡六十餘萬。故諫官尹穉有別業在縣。歲往來邑中。尹爲人喜議論。仕者多憚之。公不爲動。尹顧敬公。每曰。子光清足以肅吏。惠

足以養民。諸邑求其比。殆未見也。自荆門回。奏事殿上。所陳合指。皆即日施行。明日。孝宗皇帝對輔臣稱公之才。丞相王魯公力薦之。遂擢江西常平使者。到官。治便坐於廳事之後。治事退。足迹不履中闕。揭所治錢穀出納之最於壁。列案皆簿書。終日坐臥其間。目閱手披。窳罅漏。嚴期會。官屬吏胥奔走承命不暇。不旬月。事大治。一道肅然。歲旱。公一先事爲備。得米百萬斛。吏不能一毫爲奸。五州之民。訖無流殍。於是特進一官。遂除提點刑獄。且進用於朝。會有臨江軍民習儀卿爲其奴所殺。獄成。則謂儀卿弟宣卿實使之。宣卿既服。復以冤告。凡八移鞠。皆然。最後特以命公。公始得其情。宣卿實無使之迹。奴亦無異辭。遠近稱神明。事上刑部。刑部以爲疑。言諸朝。移大理寺窮治。久。自卿以下。亦不能與公異。宣卿竟不死。公既以自請得奉祠而歸矣。於是益知奉法守官之難。不復有仕進意。甫七十。即上書告老。始終進退之際。可謂無愧矣。公娶林氏。吏部侍郎保之女。三男子。桂。修。職。郎。監秀州蘆瀝鹽場。已卒。椿。迪。功。郎。臨安府臨安縣主簿。棣。迪。功。郎。徽州歙縣西尉。二女子。長。適。迪。功。郎。平江府司戶參軍詹騏。次。女。適。從。政。郎。監。楚。州。鹽。城。縣。鹽。場。耿。開。孫。男。焯。焯。焯。焯。皆。進。士。孫。女。適。文。林。郎。新。監。台。州。支。鹽。倉。宋。安。雅。餘。尙。幼。銘。曰。遭。余。道。兮。晚。乃。逢。握。使。節。兮。撫。困。窮。發。積。勸。兮。忘。歲。凶。以。經。決。獄。兮。平。反。之。功。人。不。我。知。兮。道。則。通。歸。築。室。兮。老。於。東。位。列。卿。兮。善。始。終。服。三。品。兮。五。等。之。封。植。欖。鬱。鬱。兮。起。墳。崇。崇。閱。百。世。兮。過。者。必。恭。

中丞蔣公墓誌銘

公諱繼周。字世修。初。周公相成王。封元子伯禽於魯。是爲魯公。別子伯齡封於蔣。其後子孫因以國爲氏。至漢。有蔣詡。十世孫休。自樂安徙義興陽羨縣。始爲吳人。裔孫仲相。唐宣宗僖宗。故蔣氏益大。宋興。有堂。

爲仁宗侍臣之奇執政徽宗初芾相孝宗皆不去陽羨而公之先獨益東徙家處州青田縣曾祖球贈通奉大夫祖禮父仔宣教郎致仕贈中散大夫公天資警邁七歲賦牧童詩有奇思遂精詞賦十四棄其業習戴氏禮期年輒通貫諸老先生自謂莫及一日先生有欲勉成之者期以間處曰吾將有以發子公先時往俟之甚謹先生喜曰子誠可教士當務學才不足恃也子於書能博觀而得要則善如其未也常勉之毋以才自足蹈吾所悔公再拜謝自是窮日之力無所不讀人罕見其面遂舉進士中其科調衢州常山縣主簿試教官中選歷太平州州學臨安府府學教授改宣教郎入爲太學正會省官添差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復入爲司農寺主簿召試館職擢祕書省正字進校書郎祕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遭中散公憂服除起知舒州陸辭改宗正丞初公在館中得對所論甚衆其間因論和糴省運孝宗皇帝大悅曰卿文絕類陸贄省運誠不難行又曰朕將用卿卿果有趨事赴功之意乎公遂巡退避久之上亦默然方是時士大夫銳於進取者衆得上一語自謂結主知往往遂投合以取大官公獨若不敢當上意者故至是財得補郡然上終賢之辭日上問卿往年論事朕謂似陸贄今七年矣卿尙能記否舒州待次幾年公以三年對上曰卿家貧母老豈得待遠次當除卿行在職事官公謝曰臣事君猶子事父固願朝夕膝下然幹盡於外亦子職也敢有所擇上益察公靜退乃大悅卽有是命改祕書丞兼國史院編修官權吏部郎官公還朝逾二年杜門絕造請諸公貴人以爲簡我將假他事出之會熒惑犯氏公因對言氏者邸也驛傳宜備非常不淹旬都進奏院果災上諭輔臣曰蔣某博學善論事卿知其人否皆對以不詳知上乃自禁中索班簿閱之將作監闕卽命除公已而命下則少監也蓋有密以資淺爲

言者上終不快。未幾遷將作監。遂兼太子侍讀。然所以屬公者。顧不在是。方試太學諸生。未出院。除右正言。實淳熙十年九月也。十一年正月。同知貢舉。有禮記義絕出流輩。已見黜。公力主之。拔置高等。及啓封。則吳人衛涇也。已而廷對。遂爲第一。十二年二月。兼侍講。八月。遷右諫議大夫。十三年九月。遷御史中丞。公任諫官中執法。凡五年。知無不言。初。上受內禪。收召四方名士。舉集於朝。其間議論。或過爲激昂。貴近不使之。於是妄言方秦檜當國時。遴於除授。一人或兼數職。亦未嘗廢事。又可省縣官用度。於是要官多不補。而收召絕稀。公首論之曰。往者權臣用事。專進私黨。廣斥異已。故朝列多闕。至有一人兼數職者。今獨何取此。朝臣俸祿有限。侍從卿監郎中。以至百司。月計其俸。乘除百緡而已。假使省二十員。不過月省二千緡。是特一二節度使俸耳。其省幾何。而遺才乏事。上下交病。且一官治數司。而收其稟。裴延齡用以欺唐德宗也。孰倡此議者。請得其人詰之。其言蓋指貴臣。人服其敢言。時著令。賊吏必坐舉官。旣屢施行矣。有蔣億者。以賊坐臯。而舉官獨置不問。公劾之曰。此非有所避。則有所芘耳。同臯異罰。法且由是廢。上悅。命有司舉行如初。詔進士黃光大。上書送台州聽讀。公極論其不可。且曰。臣旣樸愚。不長於言。人之有言。又不能開導。以廣言路。實有愧焉。太史奏日中有黑子。公言。日象君德。豈容陰隱乘之。大臣之蒙蔽。外夷之侵軼。後宮之私謁。宦者之用事。下民之困窮。皆其應也。願陛下仰觀天文。俯察人事。以消羣陰之萌。會地震。公復反覆論奏。而加詳焉。將行郊禮。上春秋寢高。或以陟降拜跪爲勞。公言。今距冬至則踰半年。願陛下清心省事。養性導和。毋強疲勞。毋過燕樂。飲酒以和氣。不可以無節。而飲過度之酒。服藥以養生。不可以無疾。而服伐性之藥。自今以往。宜若神祇在其上下。祖宗臨其左右。誠意所加。幽明並助。將不勞

而成禮矣。上悉嘉納。議者亦翕然以爲得耳目之體。有女冠請於皇太子妃。以久廢上清宮額。徙置其居。因爲住持。祝妃本命女冠入謝禁奧。適有他女冠祝中宮本命者。同列庭中。爭長舊例。以住持者爲首。事聞。上取文書毀之。初不知有舊額也。皇太子皇恐不敢入朝。羣臣不知所爲。公乃抗言。徙廢額。置他寺觀。天下皆有之。然女冠自不應入宮。今當一切禁絕。僧尼道士女冠。勿使得入而已。上悅。曰。卿此奏善。處朕父子間矣。封以付東宮。明日。皇太子入謝。上歡甚。皇太子今太上皇帝也。亦遣人謝曰。非公慮不及此。方是時。上以暇日。時御佛書。問召其徒入對。或自內東門賜肩輿以入。故公因以爲諫。自是遂無所召。士論歸重。都下喧傳遊奕軍統制官答百姓娠婦。至墮胎。公上章彈之。詔大理寺鞠治。同時又有故內人陸觀姬者。訴其夫恃爲閹門官。無故棄逐。且據有其貲。公請窮治其人。自計下吏詞且窮。乃遣人安誑公曰。且暮且除簽書樞密矣。公叱遣之。論愈力。會考殿試進士。此兩人者。相與合力。於是大理具獄。以爲所答乃軍妻。公爲風聞不實。即日統制官者。復還故官。且賜金帶。而覩姬所訴。亦得不治。考試畢。公方再抗章。詔遷禮部尚書。辭不拜。出知婺州。未幾。以母喪解。紹熙元年。除喪。復還徙寧國府。加煥章閣待制。徙太平州。比四年。易三郡。適遇水旱。公力行賑恤之政。寢食不置。所條上者。皆盡利害之實。其大略曰。臣夙夜訪求荒政。言者萬端。然大指不過廣儲畜一事。爾有備。則拙者亦能集事。不然。雖智何益。中外服其論。故奏多見聽。其以常平椿管通融賑民。蓋得請乃行。又旋已補足。且災傷五分。許賑糶。方高宗時。已屢著之。春秋頌矣。常平使者。顧劾以爲罪。或曰。是爲其所親報宿怨。公盍自言於朝。公曰。吾初不計此。人臣奉行寬大詔令。寧過無不及。天下豈無公論。會使者召用。公卒以口語罷歸。卜居嚴州。得屋僅庇風雨。頽垣壞甃。悠

然自適。讀書且暮不輟。時從其耆老而訓其子弟。若未嘗貴達者。初公任言責累年。排擊不避權豪。至士大夫有以誣得謗傷者。輒語同舍曰。夷考其人。平日恐不至此。及廣詢之。果不合。故一時在朝。寒遠孤進之士。得以自保。而四方賢牧伯。皆得究其設施。不爲怨仇所搖。及公治郡。善政爲一路最。所遭乃如此。人爲公憤悒。而公未嘗見之色辭。於虛非學問之力。疇克至此。居嚴逾年。稍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俄感疾。以通議大夫致仕。遂卒。實慶元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享年若干。娶梁氏。故戶部尙書汝嘉之孫。封碩人。五男子。綸。修職郎。台州司法參軍。緯。宣義郎。知徽州休寧縣丞。繹。承奉郎。維。將仕郎。紳。承務郎。二女子。朝散郎。通判温州湯宋彥。進士。梁至。其壻也。五孫男。一孫女。皆幼。諸孤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處州某縣某原。以某獲從公遊。屬以銘。不敢以衰耄辭。銘曰。

孝宗龍興。大哉爲君。聖意圖回。羣才駿奔。於時語公。爾朕自知。今且巨用。欽哉勿違。公屹如山。却立弗前。曰臣實愚。敢先衆賢。帝初不怡。久乃太息。是予所求。忠厚諒直。乃長諫垣。乃丞御史。陳謨諤。國論所倚。一去不復。白首外藩。晚躡於讒。浩然丘園。維始及終。進德彌劭。勒銘墓隧。萬世是詔。

卷第三十六

呂從事夫人方氏墓誌銘

維中國呂氏。自五代至宋。歷十二聖。常有顯人。忠孝文武。克肖先世。婚姻多大家名胄。婦姑相傳以德。先後相勉以義。富貴不驕汰。雖甚貧。喪祭猶守其舊。養上撫下。恩意曲盡。雖寓陋巷環堵之屋。鄰里敬化服。

之。猶在京師故第時。於虜盛哉。從事郎諱大同之夫人方氏。嚴州桐廬人。曾大父楷。尚書駕部員外郎。大父蒙。朝散郎尚書屯田員外郎。父元矩。朝散郎知建州。建州之歿。夫人尚幼。事母已爲宗黨所稱。年二十有一來歸。生一男一女。而從事不祿。夫人能篤禮孝義。哀死字孤。爲子求師擇友。日夜進其業。而教其女以婦事。皆訖於成。不幸得年不長。四十有九而卒。於淳熙三年。祖平猶未仕也。及祖平通朝籍。以宗祀恩。贈從事通直郎。夫人亦追封孺人。故祖平每言。輒實涕曰。祖平不天。不得以斗升之祿。養吾親。視斯世尙何聊。惟圖所以慰親於九原者。在墓隧之文乎。遂來告某於山陰澤中曰。願有述。某亦早失先親。與吾子之憾無異也。行年八十。每思之。殆欲忘生。則吾子之悲哀。其實能深知之。其敢愛一日之勞。不以成吾子之悲乎。初從事葬於信州上饒縣明遠鄉之德源山。以潦水齧墓趾。改卜於舊墓少東二百步。實慶元二年十二月庚申。而夫人初沒時。祖平寔不能以柩祔從事墓。乃卽婺州武義縣明招山祖墓之旁葬焉。自改葬從事。詎日奉夫人歸祔。而筮未得吉。祖平於是爲承議郎。知興化軍仙遊縣事。女嫁朝請郎添差通判鎮江府曾棐。孫男樗年。孫女萊孫。銘曰。

維呂世世有令德。繫女父母皆得職。夫人熏陶成厥質。行則尊矣壽胡嗇。歸柩同穴慰存歿。先刻此銘俟卜吉。

夫人陳氏墓誌銘

紹熙慶元之間。予以故史官屏居鏡湖上。有東陽進士呂友德。自太學來與予遊。問學論議文辭。皆有源流。而衣冠進趨甚偉。予固異之。訪於東陽人。則曰。是清潭呂君紹義之子。呂君蓋賢有德。而其配陳夫人。

又賢。生三子。孟則友德。仲定夫。季友之。孟固奇士。仲季亦有聲學校場屋間。能稱其兄者也。自是友德不閱歲。必一過予。過必見其進。予老病謝客。無貴賤。多不能接。獨友德來。欣然倒屣。不知疾痛之在體也。歲戊午十月壬午。忽墨其衾。經叩予門哭。且言母夫人不幸。以八月戊子歿矣。得年六十有五。卜用十二月壬申。葬於孝順鄉蟠谷之原。以其家君之命。徵銘於予。予方病。亦不勝悲。不敢以病爲解。乃按從事。郎陳君黼狀。序次爲銘。夫人與呂君同邑人。曾大父懿。大父嚴。父子淵。皆鄉長者。夫人幼孤。女功不待教而能稍長。佐其母經紀家事。如成人。大父猶無恙。奇之。爲擇所歸。得呂君。旣嫁。事舅姑以孝聞。女妹適人。傾其嫁時囊裝。無少靳。積勤儉。以裕財。隆祭享。以盡孝。厚振施。以立義。呂氏之興。夫人之助爲多。處事明果。雖呂君有不能回者。諸子獻疑。亦堅守初意。不爲變。曰。後當如是。及事定。一如夫人言。人人歎服。其後呂氏家益康。大第千礎。堂寢尤宏麗。而夫人顧自挹損。齊居玩道。卽東偏汛掃一室。肅然如老釋之廬。或終日不出。闔如是。歷十餘年。呂君與諸子屢勸其歸堂中。皆不可。然絲枲絨縷之事。至老猶自力。暇日勉諸子以學。授諸婦以家事。諄諄不倦。雖古賢婦。殆無以加。不幸一日不疾而臥。醫藥至。皆卻之。曰。吾固無疾也。已而遂不復語。諸子方就試。馳歸省疾。頷之而已。神宇泰定。超然就蛻。及有司以友德名上禮部。報至。夫人不及見矣。可哀也已。夫人三女。嫁吳一夔。徐僑。徐鼎。皆良士。孫男四人。銘曰。山盤水紆。龜食簞從。吉日壬申。宅是幽宮。表表三子。奮繇詩書。維夫人之賢。有以基之。

承議張君墓誌銘

君諱鉞。字深父。年三十有八。慶元三年十一月壬辰病卒。以四年九月庚申。孤某葬君於臨安府西湖佛

首山之原。因其伯父寺丞功父鏃。以君之友太學內舍生陳公道原狀。請銘。予與功父交二十年。信重其言。而陳君所敘文。亦甚美。可考據。遂與爲銘。君家秦之三陽。曾大父安民。靖難功臣。太師靖江寧武靜海軍節度使。清河郡王。追封循王。諡忠烈。配饗高宗皇帝廟庭。大父諱子厚。左武大夫。康州刺史。帶御器械。贈少傅。考諱宗元。通議大夫。敷文閣待制。贈少師。君幼而穎異。強記好學。少師遇郊祀恩。任爲承事郎。稍長。主管建昌軍仙都觀。遭少師憂。未除。而母夫人繼卒。君執喪累年。毀瘠幾不可識。族人以不勝喪爲憂。其諭勉之。始稍自抑。然終喪猶羸甚。歷兩浙轉運司。明州造船場簽書。安豐軍判官廳公事。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司。檢踏官監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所。太平惠民局。積官承議郎。君之爲船塢人。或言其非。勸閔所宜處。君謝之曰。景迂晁以道先生所嘗爲也。吾處之。懼弗稱。敢薄之邪。訖代去。不以卑冗怠其事。自守以下。皆歎譽之。晚官藥局。尤號閑冷。顧無所施其才。又素簡儉。遠聲色。獨以書自娛。時屬文。辭見志。然未嘗妄出以示人。所居帷屏壁門。皆有銘。以自警戒。其文尤高。沒後。始或見之。皆驚其才。服其識。以爲使未死。得享中壽。其所至。詎可量哉。孰謂不幸年止於此。君嘗以進士試禮部。見黜。不以愬有司。亦遂不復踐場屋。諸公貴人多知之。然仕常從銓。與寒士竝進。至終其身。其靜退。乃天性。娶楊氏。太師和王存中之孫。繼室以潘氏。少保安慶軍節度使邵之孫。皆封孺人。子男一人。渥將仕郎。有賢稱。女一人。與孫伯東皆幼。銘曰。

君家勳德奕世傳。圖像麟閣侍甘泉。佳哉公子何翩翩。才常用世不永年。有美樂石可磨鐫。百世之下知此賢。

朝奉大夫石公墓誌銘

公諱繼曾字興宗周武王之弟康叔封於衛五世生靖伯邑於石是爲石氏之始祖而會稽新昌之石實自青之樂陵南徙距公二十三世其詳見於世譜左朝議大夫累贈正奉大夫諱端中朝散大夫大理正出爲福建路參議諱邦哲迪功郎温州平陽縣主簿累贈朝奉大夫諱祖仁公之三代也公幼穎異入家塾日誦千言過目不再寺正築堂名博古藏書二萬卷每撫公歎曰吾是書以遺爾無恨矣客至侍左右進退應對唯謹客悚然不敢童子視之曰石氏興未艾也朝議捐館舍時公尙未生遺言吾致仕得任子恩當以予適曾孫公旣生補明州文學調黃州黃陂縣尉以便養親監潭州南嶽廟歷臨安縣新城縣主簿楚州司理參軍監行在編估打套局門監建康府戶部贍軍西酒庫知饒州德興縣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提轄行在文思院未及造朝以疾卒於家享年五十有八自迪功郎十遷至朝奉大夫公事親孝執喪如禮毀瘠幾不可識除喪久之乃復居官守家法以廉自勵俸入可以受可以無受必辭餽贐可以取可以無取必卻徇公而忘私約己而裕物捐利而篤義爲主簿新城時謹簿書捉吏奸以善其職聞移於潛丞邑民謹於境上曰奈何奪我主簿久乃涕泣辭去在楚州治獄尤詳明屬縣尉一日獲盜十輩意且得醜賞同僚爲言君雖恕然不可縱盜公正色對曰盜誠不可縱罪亦不可入囚辭亦不可不盡同僚退相顧曰尉賞不諧矣然憚其正不敢復言獄成真盜財伍人餘破械遣去部使者趙公思尤賢公一路有疑獄滯訟輒以委公公治之無遺察雖受罰者皆稱其平德興壯縣俗喜負氣健鬪而終訟公始下車歎曰是不可以柱後惠文治也於是爲政一本於教化有兄弟宗族爭訟者輒對之泣下多感愧而去俗爲

一變。繕治學宮。聚經史。豐饌羞。尊延耆老。而賓友其秀民。又創小學。以誘進。其童子誦書之聲。聞於行路。會科詔下。德興與薦送者二十有三人。比他邑爲最盛。縣之遠郊。貧民憚多子。或不能全。公舉行胎養之令。置保伍以察之。甚悉。而盜攘因不得輒發。其政大抵類此。郡以上聞。勢孤無爲援者。不報。還朝。從吏部得兩浙漕司屬官。公澹然無滯留色。浙江西陵渡。舊設官護舟楫。歲久不復擇人。其弊叢出。歲有覆溺。公建言。請各命文臣一員。察其懃惰。以爲陞黜。且渡舟一置。備舟二以翼之。雖有惡風怒濤。可無大害。江之津官。舊爲築舍數十區。爲待渡之所。後輒廢。往來有暴衣露蓋之患。公亦請以官廢屋復之。事有施行者。皆至今爲利。而議者惜其不盡用也。公雖以任子入仕。然志在繼世科。嘗貢禮部。不合。有司退而力學。著書比卒。遺稿可次第者數十卷。多可行世。娶郭氏。封安人。先公一歲卒。丈夫子三。曰正大。正誼。正權。皆舉進士。而正大亦嘗至禮部。女子子九。已嫁者五。鄉貢進士郭溪。修職郎新邵武軍司戶參軍趙善驥。從政郎新隆興府府學教授王益之。國學進士孫之淵。國學進士劉敏文。其壻也。諸孤將以卒之明年。慶元六年正月丙午。葬於山陰縣謝墅之原。以安人祔前葬。來請銘。銘曰。噫。大夫秀而文。學自強。仕有聞。秩中郎。返蒿焄。我作銘。賁其墳。後百世。仰遺芬。

方伯馨墓誌銘

伯馨甫。姓方氏。名士繇。一名伯休。莆陽人。曾大父會。事徽宗皇帝。出入榮顯。顯謨閣待制。贈少師。大父昭。左朝請大夫。嘗入尚書省。爲駕部郎中。父豐之。右迪功郎。監建州豐國監。中書舍人呂公居仁。著作郎何公晉之。皆屈年輩與之遊。紹興間。有名士方德亨者是也。予嘗序其文。今行於世。伯馨甫所自出。曰兵部。

尙書呂公安老尙書以臨大節不撓。死淮西之難。載在國史。伯謩甫遭父憂。時財十二歲。從太夫人依外家。居邵武軍。執喪已能無違禮。而事太夫人及庶祖母以孝謹稱。入小學。與他童子從師授經。既退。意不滿。爲朋儕剖析義理。師聞之。悚然自失。既冠。遊鄉校。試屢在高等。聞侍講朱公元晦倡道學於建安。往從之。朱公之徒數百千人。伯謩甫年少。而學甚敏。不數年。稱高弟。因徙家從之於崇安。五夫籍谿之上。所以薰陶器質。涵養德業。磨礱浸漬。以至於最大高明者。蓋朱公作成之妙。而伯謩甫有以受之也。伯謩甫既見朱公。卽厭科舉之習。久之。遂自廢。不爲進士。專以傳道爲後學師。六經皆通。尤長於易。亦頗好老子。嘗歎曰。老子之言。蓋有所激者。生於衰周。不得不然。世或黜之。以爲申韓慘刻。原於道德。亦過矣。又曰。釋氏固夷也。至於立志堅決。吾亦有取焉。其博學兼取。不以百家之駁揜所長如此。亦足見其資之寬裕。忠厚與世俗異也。伯謩甫晚得脾弱之疾。春夏之交。輒作。不能食者彌月。乃已。慶元五年夏。病如常歲。至五月庚申。忽命家人爲之總髮。既畢。取鏡自照。正冠危坐而歿。得年五十有二。娶黃氏。曹氏。男女各三。男曰丕。曰立。曰平。女嫁張崙。劉學稼。幼未行。明年卜葬於武夷山石門寺之原。六月丕書來請銘。其辭指甚哀。予雖老病昏眊。亦重違孝子之意。且伯謩甫之賢。固願有所述。遂不敢辭。初德亨之文。豪邁警絕。人莫能追及。而伯謩甫之作。則閑澹簡遠。有一唱三歎之音。世莫能優劣之也。工於書。自篆籀分隸行草諸體。皆極其妙。又能講其時世之變。與圓方腴瘠之法。聽之終日忘倦。遺稿數百篇。與它著書甚衆。不等方輯之。未成。好方技。治疾有奇驗。能逆決生死。著傷寒括要。亦未成。嘗謂予曰。十貧。惟賣藥可爲。然子孫繼爲之。有意且欺。則不免害人。不若不爲之愈也。大抵伯謩甫多才藝。所能輒過人。其思慮精詣。又若此。然在伯

馨甫皆不足言。故不詳著。銘曰。

方氏三徙。而不出閩。君從朱公始爲建人。武夷山麓。鬱有封樹。車過必式。曰是爲伯馨甫之墓。

留夫人墓誌銘

慶元六年十月。余之友信安徐廣。赴告其母夫人之喪於山陰澤中曰。廣不天。早失先人。先人無他子。廣於母氏。相恃爲命。稍長。娶婦韓。廣出游。獲從一時知名士學問。母氏與婦韓治家事。以待廣歸。廣雖游。不敢甚遠。母氏壽而康。間有小疾。則馳歸省到家。往往已愈。母氏見廣所與諸公論議辨質文章。則大喜曰。使汝嘗在吾傍。詎有是哉。今年六月。廣客都下。得報母氏有疾。廣卽日歸。行二日而遭大變。至家已無及矣。俯仰天地。豈能生存。大事未終。不敢致毀。惟是幽隧之銘。敢請於執事。廣忍死以須。執事忍卻乎。按狀夫人姓留氏。常山之馬廋人。曾大父唐。大父永。父師古。世爲儒。夫人適西安人徐君諱國潤。徐君一鄉善士。其卒也。故尙書謝公諤狀其行。而內相洪公邁誌其葬。不知徐君者。以二公許與。可信其賢。夫人資端重。色莊言厲。然遇慢己者。輒退自省曰。吾其有以致之。舅姑御家嚴。夫人左右無違。嫁女妹。凡已嫁時服飾。粧澤無所惜。與先後處。自始逮終。歡如一日。凡徐君行事。見稱於族黨閭里者。多夫人相之。而廣之學識卓然聞於世者。抑又夫人教誨之力也。是可得銘矣。夫人享年七十。生丈夫子一。廣也。女子子三。知武當縣劉館。新知樂安縣劉璿。前監太平縣稅韓朴。其甥也。孫男曰魯。孫女長適進士翁時敏。餘二尙處卒之歲。某月某日。葬於清平鄉官樓山。祔徐君之墓。銘曰。

三代益遠。世廢女史。豈無淑人。曾莫之紀。玉埋於泉。孰知貞堅。我文尙傳。夫人與焉。

卷第三十七

朝議大夫張公墓誌銘

於學士有才足以任重責成謀足以折衝經遠而不見知於人不獲用於時者世固有矣人猶未以爲憾也至於知之而不盡用之而不極利安元元之功卒不克見則後世讀其事至於悲傷歎息有不能自己者某自壯歲客遊四方獲識其豪傑如朝議大夫張公其殆是已公諱郟字知彥和州烏江人曾大父諱延慶大父諱補蓄德深厚然皆不仕父諱幾才尤高以子貴贈金紫光祿大夫公少用兄待制邵出使恩授右迪功郎調開化尉兼主簿歷平江府西比較務監南嶽廟平江府錄事參軍全椒令復監南嶽廟監行在激賞酒庫所糶米場樞密院編修官通判建康府主管台州崇道觀主管淮西轉般倉監登聞檢院太府寺丞知真州鄂州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復主管崇道觀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積九遷至朝奉大夫遂請老以子遇郊祀恩積四封至朝議大夫公爲人魁磊不凡學問識其大者臨事前見逆決若燭照龜卜無秋毫疑滯他人極思慮不能可否者公一言處之常有餘裕初爲編修官公府吏素容養習爲奸利無所畏忌視掾屬無如也公因事時白發其甚不可者羣吏縮栗至相語以公白事爲憂未幾坐臺評免歸孝宗皇帝受內禪虜猶窺江淮上慨然思卻虜復中原廟堂共謀拔擢人材分任兩淮事築城浚隍什伍民兵漕上江之粟以儲兵食乃自散地起公主管淮西轉般倉然初議乃欲概付以淮西邊事不獨治倉庾也會更用大臣所議不果行乃以公監甌院丞大府無深知公者求試外出守儀真得對

言臣疎賤。歷州縣。頗熟民間事。今蒙恩使治郡。不敢不力。惟淮南新被虜禍。民散徙未還。臣當體聖意。安輯撫摩。察其蠹弊。一皆上聞。惟陛下省察。如臣不任職。固不敢逃罪。前守員琦。獻羨緡八萬。皆文具。實不
有一金。公到郡。悉以實聞。訖得免輸。俄詔兩淮郡守及部使者。各上用錢券利害。公力言。券用於四蜀。全
盛之地。故能流轉。然猶有弊。今兩淮凋瘵如此。諸郡賴以給用度者。不過酒稅。新爲戰場。無復土產。可以
貿易。獨賴錢幣而已。若用券商賈。且不行。何以爲郡。時議者多妄揣時事。謀開邊隙。公密奏虜盟固不足
恃。然其主孱懦。懲故酋敗盟之失。方幸無事。其任事之臣。又皆齷齪。日事琴奕。無遠略可知。我若惑浮言
遽動。不惟力有未給。又激彼使生事。朝廷且旰食矣。上頗採用其說。公因言。真爲楊楚之衝。當城此郡。以
固人心。度費緡錢十萬。米三千斛。而郡有上供。與經制羨數。可得大半。止乞給降三萬緡。發傍近屯兵二
千人。臣身自督役。不再閱月可成。旣得請。果以四十有四日告畢。樓櫓屹立。而民不與知。上聞。益知公可
用。代歸入對。所陳又合上指。乃有武昌之命。入辭。上慰諭曰。卿眞州之政不苟。鄂上游重地。是以委卿。卿
便宜體此意。到郡有事。第奏來御前。當遣金字牌報卿。公感奮益盡力。鄂爲江湖間一都會。總領轉運及
都統制三司鼎立。異時多縱肆。雖幙府僚屬。皆下視郡守。公素剛介。難犯人。固已震畏其名。及視事。衣冠
視瞻甚偉。號令設施。皆當人心。由是莫不敬憚。而軍中猶倔強自如。縱羣卒入市。視民及郡兵。有長身中
度程者。輒毆以往。公捕至郡庭。呼吏作奏。軍吏羅拜請後。不敢自是。訖公去。無敢犯。都統入朝。有營卒夜
挾刃貸於富室。脅使不敢言。公廉得之。馳入提舉軍事張平家。平素以兄事公。呼家人置酒。公曰。我來正
欲飲。但當得劫富民者行軍法。乃快飲爾。平惶恐。立捕治如公言。妖人吳興居屬邑。有詔命捕。公求得善

捕盜者唐青厚資給之。且授以方略。遣行。而方士皇甫坦挾禁輿勢。爲私請。公弗聽。俄獲輿以獻。及公還朝。上首問獲輿之狀。公謝曰。妖人在郡境。不卽置法。至煩詔命。臣乃有臯。然唐青實盡力。賞未償勞。敢昧死以爲請。蜀士以喪歸。遇名盜破舟殺人。又欲斲其棺。公厚賞捕之。竟伏法。由是江路清夷。有誤觸舟者。舵師大言曰。今張公在此。汝尙敢爾邪。歲大疫。公爲之營醫藥。以全否。爲醫殿最。餓給之食。死予之轉。民家一牛死。貸錢三萬以買犢。治聲聞於行在。及使江東。公言部中旱饒。南康尤甚。濟之當如救焚拯溺。今當奏事往返。且兩月。請先馳至部。議所以賑卹者。又條上其事甚悉。上皆從其請。事略定。乃入對。且以聞。上惻然曰。何以使吾民得食。至麥熟邪。公又具以計畫對。上勞勉遣行。會詔諸路諸郡陳事之不便於民者。公因言歲饑民流。去年渡江而北者。殆數百萬。至淮南亦無所得食。死者相枕藉。今僅中熟。而郡縣不度民力。督常賦及私負甚厲。加之造寨屋。教民兵。行和糴。剽馬棚鑄錢幣。未見其利。已不勝其擾。願發德音。一切罷之。此數事有主之者。施行方力。而公盡言。乃如此。武臣提點刑獄。怙權侵官。公略不爲屈。職業所及。必力爭得直。乃已。至甚不可者。又以互察法劾上之。其人懼。乃與池州守相附結。排公。賴上素知公。譖不得行。歲滿。請奉祠而歸。初待制。治命以遺恩官。諸姪仲兄祕閣公。祁辭不取。以予公之子。初不告也。公聞亦固辭。而乞官孤姪孝嚴。寓家蕭山。收養孤嫠。與同甘苦。視所居之鄉。如其宗黨。進善人。誨責其有過者。俗爲一變。門常吳越大道。有病於旅。死於行。公以私財療治。斂瘞之。無遺力。歲惡。飢民爭歸公。公爲設食。不可數計。然用度初不給足。食或不肉也。間無事。時出門尙羊。扶一童立里巷。老稚遙見。稽首視之。曰。願吾父壽百千歲。爲窮民歸。淳熙十六年八月七日晨。關戶。有方外士二人來謁。公接之。如平時。將食。

曰吾今日病不能同汝食家人請命醫公不許且麾使去家人行數步回視之奄然逝矣享年八十有七娶余氏進士芾之女封恭人贈碩人先公三年卒諸孤以公捐館之明年十月二十有八日奉公之喪與碩人合葬於慶元府鄞縣桃源鄉西山之原子六人孝伯朝請大夫權禮部尚書兼侍講兼實錄院同修撰孝仲承議郎京西南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孝叔孝季未官而卒孝穉從事郎監嚴州神泉監孝聞從事郎新差管押紹興府石堰慶元府鳴鶴鹽場袋鹽女四人修職郎高得中進士王孝友其壻也其二早卒孫六人守之宜之約之及之即之能之孫女十有五人初公兄弟皆負異材惟待制稍顯榮然皆不得盡行其志祕閣之子中書舍人孝祥以進士第一起家出入朝廷二十年文學議論政事隱然號中興名臣亦未四十而卒公晚遇主又壽最高亦竟不用識者謂天嗇其報將大興張氏後而公之陰德在人其後亦當大今尚書公忠孝文武方極柄用公既以通議大夫告第矣追榮且繼下然後知識者之言爲驗某生晚不及拜待制之門若祕閣及中書則辱知厚甚晚始識公於武昌公又特期之遠不惟以祕閣中書故也時方葺南樓公朝夕召與燕飲慨然語曰吾南樓天下壯觀要得如子者落之子之來造物以厚我也謝不敢當今尚書之客皆一時賢傑其巨筆鴻藻皆足以慰公於九泉而尚書獨以誌墓屬某豈猶以公遺意邪用是不敢辭銘曰

世患無才才大輒棄萬里之塗方駕而稅若時張公表表國器入掾樞庭謗讒亟至兩城一節所至大治抱負萬億出微一二猶或忌之竟以讒躡言歸江濱風雨財蔽聃然耄期化被閭里天其知我報在嗣子教忠之榮四品告第尚有寵褒震耀一世爰勒斯銘式賁幽隧

王季嘉墓誌銘

予自尙書郎罷歸。屏居鏡湖上。郡牧部使者。多不識面。至縣大夫以耕釣所寄。尤避形迹。弗敢與通。惟兩人曰山陰張君囊。會稽王君時。會相從。驩然如故交。張君端亮英達。不幸卒於官。王君尤淵粹有守。官滿造朝。來別予。悵然語之曰。贈行當以言。願足下自愛。毋以用舍媿初心。敗晚節。君曰。是我志也。及見除書。從天官銓調湖南轉運司主管文字以去。方是時。大臣多知君賢。近臣或奏疏薦君。而揚歷久。且嘗爲邑以最聞。近比當得美官。君一不顧。方上書論進退。人才當考實。不宜以近似斥善士。己而迂道來過。予喜津津。見眉宇曰。某於是粗能不負公所期矣。予作而答曰。僕不失言。足下不失己。皆可賀也。及卒。予聞訃。歎驚爲朝廷惜此一士。亦竊喜君仕雖躡而志達也。會其子前葬來求銘。因敘而銘之。君字季嘉。慶元府奉化縣人。曾大父起。大父元發。皆布衣。考中立。以君有列於朝。再贈至宣教郎。君自少時事親孝。戶兄悌。處鄉里學校。從師擇友甚嚴。言語舉動。忠敬有法。與兄時敘同登。乾道五年進士第。仕自台州司事參軍。歷袁州學教授。監行在左藏西庫。知紹興府會稽縣。最後終於長沙。自迪功郎七遷至朝散郎。賜緋魚袋。初。魏惠憲王判明州。累年。君移書丞相史魏公。言國家早建儲宮。以定天下之本。而魏王偃藩在外。天下皆以爲當然者。父子異宮。天下爲家。東藩之守。猶異宮也。然父子兄弟之情。終若有間。雖曲加恩禮。豈若用故事。使得日奉朝謁。外庭濟濟。示天下以公。內庭熙熙。從家人之樂哉。史公讀之。太息稱善。會魏王薨。言不果行。觀君此書。使得居中任用。其補國家化天下。必有大過人者矣。有識之士。恨君之不遇也。會稽歲霖潦。郡方督已蠲之賦甚急。君持不可。守不聽。乃袖告身。易服立庭中。力爭守爲之奪氣。民賴以紓。

遂修社倉之政。因立保伍。以察不孝不悌惰遊不逞者。風俗一變。會營奉永阜陵。吏按舊比。抱文檄如山。環案立。君徐視。去十之七。餘不可已者。召民面給錢粟。與爲期會。於是民不知役。而事悉集。君所至設施。多可稱述。論事亦多識大體。予所書。特其文章。可備史官之求者。若廉於貨財。簡於自奉。不納妄餽。不受羨俸。此在君爲不足言。故皆略之。君銳意經學。有易詩書論語訓傳。鄉飲酒辨疑。凡數十百卷。文辭簡古。尤喜爲詩。與范文穆公。及尤延之。楊廷秀。倡酬。諸公皆推之。有秦菴存稿三十卷。病已亟。猶強起。拱手端坐。無惰容。顧家人曰。吾學易。晝夜之理甚明。遂卒。享年六十有四。慶元六年正月丙申也。娶楊氏。封安人。淑柔孝恭。晚益好靜。安於死生。有學士大夫所難者。先君一歲卒。男女各五。男宗廣。以君遺恩入官。宗大。太學生。宗朴。早卒。宗野。宗愚。女長嫁進士楊琪。迪功郎沈黯。進士杜思問。進士孫之穎。幼尙處。孫男五人。與點。與回。與賜。與文。與求。孫女七人。皆尙處。諸孤將以十二月甲午。奉君及安人之柩。合葬於某地之原。銘曰。

君才雋偉。天所授。早篤於學。晚益富。年過六十。是亦壽。道悠運促。志弗究。子孫森然。敏而秀。如芝在庭。驥在廐。築丘植櫬。日高茂。盛德表表。宜有後。

石君墓誌銘

會稽之姓石爲大。君諱允德。字迪之。會稽剡人。梁開平中。分刻爲新昌。君之籍在焉。爲新昌人。五世祖。開府儀同三司待旦。以學行爲范文正公所禮。子孫又多賢爲聞人。而石氏益爲名家。君曾祖景恭。祖端怡。父圖南。獨皆不列仕籍。然邑人皆推以爲賢長者。至君。繼以好學謹行。事後母至孝。舉鄉進士。亦每在選。

中然卒不遇以死。吾嘗觀一邦一邑之士。其犯法觸禁。流離困踣者。非必皆其身不善也。問其先。往往喪節而貴者也。否則不義而富者也。否則養交黨。事頰舌。飾詐售僞。以取名譽者也。其仕而達。處而給足。且有才子令孫者。非必皆其身之賢也。問其先。往往正直而不遇者也。否則廉讓而貧者也。否則篤學守道而不爲人知者也。若君之家世。庶幾於正直廉讓。篤學守道者歟。君又能繼之。而滋不遇。初君先世寡兄弟。至君亦子立。而君乃生四子。皆不墜詩書之業。天之報將有在矣。君薄於自奉。厚於賓友。所居財蔽風雨。而作東園。有大堂方池。爲宴客之地。客至把酒賦詩。奕棋投壺。或終日。迺休。平居尤樂施惠。嘗葬不舉之喪。遺失時之女。晚與族人吏部公畫。問議同作義莊。以給族之貧者。會吏部下世。君乃與其子提刑宗昭。將終爲之。而君又歿。提刑亦歿。善之鮮克舉如此。於虜悲夫。君歿以慶元六年四月癸丑。享年四十九。娶許氏。朝散郎知辰州從龍之女。子孝本。孝施。孝聞。孝積。皆進士。女孟。嫁太平州司戶參軍趙時儒。仲季未行。諸子將以嘉泰元年十二月甲申。葬君於仙桂鄉大姥山之原。實祔大墓。來請銘。銘曰。維石畜德。世克嗣。至君宜顯。迺復躡。報不在身。在後裔。天之昭昭。其可恃。

夫人陸氏墓誌銘

夫人陸氏。吳興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皆爲薦紳士大夫。父某。有學行。爲進士。母劉氏。同郡戶部侍郎劉公岑之女。劉公蓋與進士君遊甚久。夫人幼有美質。懿行。旣笄。嫁金谿人。故通直郎黃君齊。黃君仕至靖州軍事判官。以歿。夫人持家教子。有法度。廟享賓燕。合禮。嫁娶不苟。里中多稱之。遇疾。雖篤。不亂。起坐。鹽櫛。正衣冠。乃歿。其歿以慶元六年十一月己未。享年六十七。上距黃君捐館舍三十六年。初葬以嘉泰二年。

十月壬午。實耐黃君之墓。夫人三男子。曰甲。曰庚。曰丙。一女嫁陸縝。四孫自勉。自得。自立。自防。一孫女。予與夫人皆吳人。夫人之先徙吳興。而予家徙山陰。其實一族也。而縝又予從子。故其孤以朝奉郎通判江州黃君榮之狀來請銘。銘曰。

生苕溪。嫁汝水。夫善士。又有子。家方興。孫嶷嶷。葬得銘。永弗毀。

程君墓誌銘

君諱宏濟。字志仁。兵部尚書諱瑀之子。尚書鄉里世次。家有譜。墓有碑。國史有傳。君生於宣和六年。客有得古劍於武夷山中。以獻尚書。已而君生。遂以劍命之。幼讀書。記誦博敏。號奇童。十二能爲詩。有老成氣。紹興初。尚書以給事中勸講邇英殿。敷釋古義。開廣上聽。以濟中興之業者甚衆。君概聞其說。輒嘆息不已。一夕。夢道君皇帝大駕南還。且以告尚書。尚書悲慨爲賦詩。他日以示中書舍人傅公崧。卿傅公抱負大節。常思捐肝腦死國家。與尚書尤厚。讀詩感歎曰。忠義出天資。非勉強可至。吾輩老矣。使後生皆如此。兒寤寐不忘國事。尚何慮讎恥之不雪哉。十年。以宗祀恩授右承務郎。久之不調官。或勸之仕。皆不從。秦丞相檜亦嘗以問尚書。君尤不謂可。凡再爲監南嶽廟。法不許復請。乃命以江南西路安撫司屬官。尚書壽終。君哀慕過人。除喪。監通州金沙鹽場。秦丞相用事久。數起羅織獄。士大夫株連被禍者。袂相屬也。廉得尚書所著論語說。擷近似語。以爲訕禍。且叵測。母夫人憂懼。不知所爲。君侍左右。無俄頃捨去。且慰解言。先人逮事三朝。上所眷禮。必且蒙矜宥。願毋戚戚。母夫人賴以少安。君雖竟坐罷官。然母子居家如平日。同時得罪。莫得與比。蓋高宗皇帝終保全之。如君所料。久之起家爲江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時李

莊簡公光自海南歸舟下瀟湘而病君曰吾先友也且兒時蒙公知得一見死不恨亟謁告往迓兼程抵江州則李公至蘄州薨矣君吊祭盡哀歷江南西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遭內艱除喪監建康府權貨務乾道元年六月丙戌以疾卒年財四十有二官止通直郎明年五月庚申葬於番陽縣鑿山之原夫人臨川黃氏吏部郎季岑之女六男子有功宣教郎故通判秀州有孚朝散郎戶部犒賞酒庫所主管文字有元進士有徽太學內舍生充國子監小學教諭當赴殿試正奏名有初有大皆進士二女子長適進士鮑庭揆次適黃州黃岡縣尉臧誨一孫苒始子自蜀召歸出爲江南西路常平使者進士程君有章字文若以五字詩爲贊卓然有元和遺風予刮目視之自是二十餘年間數相見及見於臨安程君已入太學更名有徽字晦之才名動一時卽君第四子也來屬予銘君墓不獲以衰病辭銘曰古士奚學惟忠暨孝君雖不試志弼名教中蹈嶮艱凜不回撓咨爾後人是則是徽

卷第三十八

朝奉大夫直祕閣張公墓誌銘

公諱瑄字子律寧州真寧縣人其先爲邠寧望族世以學行著或居邠或居寧居邠之後故吏部侍郎兼侍讀舜民爲元祐名臣居寧者則公之大父太中大夫也諱居擢元祐六年進士第元符三年徽宗皇帝嗣位下詔求言太中時爲黔州彭水令上疏切直出數百人上而數百人者得其副亦歎以爲不可及會蔡京入相取奏疏次第之置奸黨上等特降官衝替永不許改官數年遂卒於沉廢後以子仕登朝累贈

至今官實生朝請大夫通判永州事諱遙則公之考也亦累贈至中奉大夫中奉遭亂南渡從大將岳少保飛爲之屬身先將士屢與金虜鏖戰走其名王大酋策功進官方慨然以功名自許會朝廷與虜和中奉去幙府調知岳州巴陵縣有異政久之佐永州以歿識者謂用不究其才後當有興者公始以郊祀恩入官調贛州會昌縣主簿未幾以材選攝事興國丞信豐令皆閱歲會昌與梅州比境梅移文捕逃卒卒已亡去巡檢司乃發卒圍其所親李杞舍杞雄其鄉以爲恥詬聚謀亂令託辭委縣去以印屬公公不爲動械巡檢卒繫獄親爲檄諭杞以禍福杞皇恐聽命縣賴以無事興國有婚訟久不決公察其婦人不類良家一問引服信豐俗悍輸賦率不以時吏亦以此擾之至相率抱嶮自固吏計窮卽以民拒官爲言公曰豈有是哉馳至近村憩僧廬中以善言招其鄉之爲士者及父老與之酒食從容曰稅賦豈可終負然已失時姑使吾得十二藉手若何皆踊躍而去更相告卽日皆集如約公去而之他鄉悉如之旬日歸報太守洪公邁異其能方薦於朝而忌者聞之於部使者遂止調潭州右司理參軍有老卒夫婦居牙城中白晝爲何人所屠而掠其貲卒有義子兵官疑之執送州且以同處之卒及牧羊兒爲證旣繫獄公親詰之皆詞服公察其寃他日取牧羊兒寘壁間引義子者與他重因雜立庭中出兒問孰爲殺老卒者憐無以對乃入白州請揭厚賞募告眞盜不閱日獲之則卒王青也捕至具伏且得其貲於市庫無遺卽日釋義子去湘鄉縣械鋪卒張德上州以爲手刃其叔祖公引至前語之曰茲罪十惡赦宥所不及汝兄與叔祖同居汝暫自外來有何憾而戕之德泣曰囚來省叔祖不得見兄以疾告就視則死而非疾也方愕眙兄與里正及鄰人共謀執誣之且以言脅誘謂決不死今乃知死矣因稱寃不已公亟呼其兄與對兄情

得語塞。遂伏辜。他死囚類此得不死者十有七人。終不言賞。府帥林公粟以直得名。臨事剛果。小人揣知之。有榜於州治門。言提轄官者爲帥謀。將稱兵。林公怒。闔門徧呼吏卒。驗其書。一兵典者與榜出一手。親詰不服。乃以付僉廳。苛慘雖至。終不服。乃屬公。卽僉廳鞫問。公寬之。而諭使以情言。且許以不死。始具言提轄官橫甚。爲所患苦之狀。度不可訴。故出下策。爲此榜。以爲不及帥。則無以激其怒。不知乃陷重辟。公問於六局兵。人人言同。公乃白帥。且求寬其罪。林公大怒。嘻笑。必誅之。公一日凡十餘進。力爭曰。帥所以屬某者。欲得其情也。今得其情而失信。則有司自是不復可鞫獄矣。爭至暮。林公亦悟。黥隸嶺外而已。民有訴一冤死而十年不見理者。訴於提點刑獄馬公大同。馬公以屬公。公閱其獄。皆謂震死。公獨得其死狀實。以鬪毆非震也。公曰。罪固有所歸。然歲月久。屢更赦令。當從末減。馬公強果自信。下吏莫敢與爭。公獨不爲屈。又有訟者。馬公直判委公勘某罪。公力陳其不可。馬公皆霽威嚴。如公請識者兩善之。公每白事。姓名歲月及事之名數曲折。皆成誦在口。無一遺者。馬公始亦疑。因強記一條驗之。牘皆合。乃大歎服。自謂不逮。又調常德府武陵縣丞。政事益明習。攝縣及府從事者。凡再閱歲。紹熙中。武陵大水。犯縣城。不沒者三版。門不得闔。水且入城。公時方攝縣。亟命實土於布囊。以窒門。俄而水定。乃設方略。募舟救民。且親載粟。戶給之。泥行露宿。無所憚。蠲閣賦輸。一切必以實。吏不得一搖手。民忘其災。縣三里港。灌溉甚廣。久弗治。數遇枯旱。公爲築之。不愆期。訖事。因治他陂塘。無遺利。迨今賴焉。以薦者及格。改宣教郎。知隆興府奉新縣。縣有營田。征賦比他爲最薄。民競耕之。久而營田罷。以鬻於民。履畝取稅。比舊已增。俄而復命折粟帛以緡錢。共低昂。或至十百。民皆破家不能輸。令屢以病告。不見聽。公力請。又不聽。則欲棄官去。會

帥張公杓來。是公言始奏蠲之。戶千有九十。皆若更生。楊公萬里記其事。他興除利害。勸農桑。築陂防。興學校。不可勝載。所部及府。俱以其事論薦於朝。而王公大人亦自知公。乃命主管官告院。進將作監主簿。太府寺丞。方公在朝。子右史舍人翺翔三館。俄擢從班。父子相望於班列中。客至門見公。便坐從容。聞國朝故事。前輩履行。後生所未聞者。人人鑿足。退而見舍人。碩大雋傑之資。同時進用。爲國光華。史册所載。殆無以進焉。而公了不以自滿。方勤其官。如仕州縣時。文思院火。告身綾無在者。士大夫不以時得告身。公時在告院。建言援故例。便宜以雜華綾紆目前。從之。藥局舊隸太府。積奸弊。至衆。公日夜窮極弊原。髮櫛而縷析之。都人無貴賤。皆得善藥。方擢眞要官。而近比厄於未爲郡。公亦小疾。思徜徉外藩。力請去。乃知嘉興府中貴人監氏。殖產於崇德縣。名田過制。而役不及。有鍾淳者糾之。監迫期去產。以規免。官吏欲許之。公判曰。兩家物力相去遠甚。而監又白脚。必如法。乃可。一郡稱快。故人子乘舟方醉。縱從者與將官朱樗年忿爭。交訴於府。公察故人子不直。治其從者不少貸。民張璿得臨安營妓。與之歸。遂欲棄妻。出子其兄止之。復悖兄。兄以告官。公爲逐妓歸臨安。且以大義開諭之。於是璿爲兄弟夫婦。父子如初。其爲政有古循吏風。類如此。且摘發隱伏。照了如神。良民雖相與化服。而奸豪之讒作矣。故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公怡然命駕去。郡人錢公孜。鄉之老成人。嘗以書抵其舅婁公機。曰。張公廉直有守。近時鮮及。今乃遽去。此無他。吾鄉士民福薄耳。歸過國門。右史方請外。乃橫舟北關。需同載而歸。會右史被命使金國。右史將懇奏辭行。公不許。曰。使事不可辭。我留此待汝。自薊門回。乃偕去。未晚也。遂寓錢塘門外張氏園。甫再旬。右史旣渡淮而北。公女孫醜老生十歲。暴得疾。醜老慧而孝。公甚愛之。朝暮親撫視。因亦感疾。比

其天家人不敢告。而公揣知之曰：吾與此孫偕逝矣。遂卒。享年六十有四。上始聞公疾革，以子方遠使，加直祕閣，蓋異恩也。公自宣教郎七遷至朝奉大夫，賜緋魚袋，娶韓氏，魏忠獻王元孫通直懿胄之女，封恭人。三子嗣真，從事郎，新州新興縣尉。先公七年卒。嗣祖苦學得心疾，未能仕。其季則朝散大夫侍立修注官兼實錄院檢討官，國史院編修官，資善堂小學教授，嗣古也。一女適宣教郎新知太平州蕪湖縣趙汝鏐。三孫烜，煜，舉進士，幼未名。公資磊落恢疎，與人交洞然無城府，而默察其賢否，邪正無能匿者。善則稱之不遺餘力，不善則苦言規之，雖慍不恤也。初中奉公遭亂去秦，生公於襄陽，遂卜居宜春。公仕宦五十年，先疇之外，不增一壘。比右史奉公喪歸，至無屋可廬，其清約如此。右史卜以開禧元年八月丙申葬公於袁州宜春縣歸化鄉宜化里大富嶺趙家衝之原，以王君克勤之狀來屬某爲銘。某與舍人同爲史官，因得從公遊，義不可以耄疾辭。銘曰：

彭原之張，與邠相望。邠遷杜城，元祐之英。彭原綿綿，獨處不遷。至太中公，得譴以忠。中奉履艱，有功兵間。傳家禾興，益以才稱。剛不容世，方用而躓。是生記注，麟儀鳳翥。父子在廷，國有典刑。子聘於幽，公逝不留。上聞歎息，加錫祕職。生誰不終，賁耀無窮。刻銘隧道，百世是告。

山堂陸先生墓誌銘

陸氏之遺譜曰：漢太中大夫賈生仕爲豫章都尉，葬於吳胥屏亭。始爲吳人，至晉侍中贈太尉玩，生始。始生萬載，萬載生子真，真生惠澈，惠澈生閑，閑生兒，兒生丘公，丘公生探，探生山仁，山仁生玄之，玄之生元生，元生景融，景融後四世曰文公希聲。仕唐爲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公生崇，崇生德，遷。

猶居吳。遭唐季之亂。始徙家撫州之金谿。德遷生有程。有程生演。演生處士諱戩。配曰周氏。處士生贈宣
教郎諱賀。配曰孺人饒氏。宣教生從政郎諱九思。配曰孺人賜冠帔彭氏。從政生山堂先生諱煥之。字伯
章。一字伯政。生而穎異。端重。五歲入家塾。坐立語默。悉有常度。讀書自能質問。出長者意表。與季父象山
先生九淵生同年。學同時。先生不敢以年均狎季父。象山則朋友視之。磨礪浸灌。甚至十三。學爲進士。卽
有聲。十六。諸父開以大學。先生一聞。輒窮深造。極其指趣。而文章機杼。自成一家。宿士見之多自貶以
爲不可及。屢貢禮部。皆不合。學益成。文章益奇。閱世學多淪於異端。尤務自拔出。以張吾道。意所不可。雖
名儒顯人。爲時所宗者。必力斥之。恨力之不足也。諸父雖繼以進士起家。亦不用於時。象山晚爲朝士。陸
陸百寮底。旋復斥死。先生滋信其道之窮。蓋將退耕於野。著書傳世。而未及也。以嘉泰三年十月戊子卒。
年六十。有四。諸孤以是年十二月乙酉葬。先生於某鄉之福林。娶陳氏。鄱陽人。有賢行。先十八年卒。子男
三。洽。濬。浹。篤於養。先生出遊。賴以經理家事。無後憂。濬遊太學。有雋才。而器度淵粹。可喜。浹方就學。女
五。項。點。朱。曰邁。鄧。文子。其壻也。皆良士。餘二尙處。先生葬日。迫幽隧之銘未刻。旣葬二年。濬以先生之友
晁君百談之狀來請銘。某以旣嘗序先生文章。所謂山堂集者。而先生多朞游。不應併以銘見屬。因辭焉。
連三年。請益勤。乃敍而銘之。銘曰。

陸姓入漢。祖好時兮。迨及豫章。始南徙兮。吳晉至唐。世見史兮。斷自文公。三百祀兮。傳世八九。皆可紀兮。
雖不公卿。世爲士兮。後乃浸大。名實偉兮。培養旣久。產杞梓兮。維時伯章。繼以起兮。白首篤學。未見止兮。
攘斥異端。正而不詭兮。天不少留。使耄齒兮。伯章之志。在其子兮。我銘於隧。亦以誅兮。

監丞周公墓誌銘

公諱必正字子中。曾祖諱衍。朝奉郎。祖諱誥。左朝散大夫。皆贈太師秦國公。曾祖妣郭氏。祖妣潘氏。李氏。張氏。俱贈秦國夫人。考諱利。見左朝請郎。贈金紫光祿大夫。妣尚氏。贈鄴郡夫人。世居鄭州管城縣。祖秦公通判吉州。遇亂不能北歸。因家焉。光祿與弟秦公諱利建。皆世以進士擢第。公與從父弟丞相益公諱必大成童俱入家塾。學行修立。俱以世科自期。已而益公策名。又舉博學宏詞。如其志。公乃不偶。始以祖遺澤補將仕郎。易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亦嘗貢至禮部。久之。調袁州司戶參軍。適歲早盜起。分宜尉巡檢捕之。皆不能獲。安撫龔公茂良聞公至。召問計。公曰。此皆飢民羣聚貸粟以自活耳。桀黠爲之倡者。財一二輩。可以計取。餘必自散。龔公乃檄公往捕。至則諭以禍福。解散其黨。而陰募鄉豪授之策。俾擒致盜首。於是盜盡得。坐誅者二人而已。龔公復委公以荒政。當是時。自郡至屬邑。流民盈集。公日夜行視。凡累月。全活鉅萬。諸司共薦於朝。孝宗皇帝召對便殿。論奏合上指諭。以將寢。用遂改宣教郎。知建昌軍南豐縣。南豐劇邑也。公遇事明敏。常若有餘。民柏氏夜被盜。併殺守藏奴。賊逸去。公物色求之。果獲。面詰猶不承。搜其家。得白金器一篋。既至。倒奩出之。囚聞其聲。卽引服。淨梵寺有盜。夜斬關入。既獲。公察其非盜。挺出之。立賞捕真盜。僧恨甚。以公爲故。出訴之郡。郡方以他事怒公。卽逮所縱囚。繫鞠甚峻。囚不能自伸。并邑吏皆重坐。未幾。獲真盜。送郡。拒不肯治。公乃以白諸司。雖治。猶久不決。御史聞之。奏徙大理。乃得實。如公所言。邑賦色目極繁。以入償出。不足者。猶四萬緡。率苛征預借。苟道吏責。公至。一切罷之。且以其實言於轉運司。得稍賤。邑賴以蘇。鄉校久不治。公凡可以補弊起什者。一切爲之。甫滿秩。詔赴都堂審察。除主

管官告院進軍器監丞會益公參知政事公請外知舒州陛辭所陳又合指命公卹民隱修武備闢田萊并究鼓鑄利害先是同安宿松兩監歲鑄鐵錢三十萬緡言者以爲擾旣損其半而監亦遽廢亟復會歲薦饑又命罷鑄故臨遣及之公至郡乃知地產鐵炭民以不售爲患而兵工失業亦或轉而爲盜故當饑歲尤宜鼓鑄以聚民條上便宜詔命復鑄且省宿松監入同安公奉行尤有術公私皆便又奏自昔鼓鑄未始殺以鉛止因議者謂入鉛之錢不可爲兵始殺鉛以鑄臣嘗親視之鉛之精者爲飛煙其滓惡下墜鑪底與鐵初不相爲用亦嘗以入鉛不入鉛錢較其堅脆及冶爲兵初無異徒使處信兩州歲歲輓運謂宜廢夾鉛之制又奏郡歲輸上供緡錢五萬八千舊皆倚辦於常賦不足則取征權之贏以補之乾道間守臣偶以羨餘爲民代輸租稅一年而來者因踵爲例會征權之贏不能當其半餘三萬趣辦於坊渡二十九所今諸場舊餘鐵炭及民所貸錢凡一萬五千緡若取以爲鑄本可歲得三萬緡代舒民上供悉罷坊渡之征百世利也事俱施行大修學宮如在南豐時又立文翁廟於學立周將軍廟於城南皆舒人也復故隄城北以禦潛溪漲溢民田數千畝復爲膏腴因作四橋於北西東門之外其一公自捐俸爲之州民號周公橋郡東南有烏石陂分其流旁則爲石塘陂烏石之民欲專其利乃壅水使不得行石塘之田歲以旱告公命懷寧令承視之得實圖上於州公按圖自以意定水門高下甫去壅水未尺餘得古舊迹與所高下不少差陂利始均石塘民喜至感泣乃歌曰烏石陂石塘陂流水濺濺有盡時思公無盡時徙知贛州過闕上諭曰聞贛兵悍驕死徙之餘今亦無幾可勿復補儻尙循故習卿當便宜行事朕將以他郡兵更戍公對守臣古號郡將今結銜云知軍州事苟有過臣自當臨幾應變不敢勞聖慮上喜明日語

宰相曰。周必正有器識。似其弟。謂益公也。至郡。江西副總管錢卓本起行伍。暴人也。入境。下令諸校將。以翼日部肄其子弟。選補軍額。初不以告郡。會卓請見。公詰其率意力止之。且微諭。以上指錢驚謝。然意不悅。乃漏公言於諸校將。激使詣郡訴。公徐曉之。如所以告卓。辭指明辯。卒皆帖服。無敢譴者。章貢二水。來自郡南。夾城東西流。皆有浮梁以濟。而城南獨以舟渡。溪惡。或至覆溺。公始作南橋。又治道路。以石易甃。最數百丈。興國縣之安陂。溉田六十頃。水勢自上奔突。故難築。而易壞。壞且五十年。公命復之。費不及民。擢提舉江東常平茶鹽公事。入奏。還道玉山縣。縣有徐田陂。其渠瀕江。數決。將徙渠。則地主不可。將徙陂。而下。則柘陂居下流。懼爲己害。復不可。交訟於公。公諭徐田民買地鑿渠。倍讎其直。柘陂民遂幡然。無靳色。不三日。渠成。溉田三百餘頃。民大感悅。江自陂而下。避礙析爲兩支。其一掠縣孺而去。歲久岸潰。民居其濱者。聞公修渠以利民。乃遮道自言。公爲相水之衝。爲石隄。民欣賴之。相與繪公像。祠於玉虹橋側。歲時奉牲酒。抵今不懈。舊法沒官之產。以畀民耕。而歸其租於常平。及是。議臣請鬻田。以價充糴。本公言。如此。則常平儲愈匱。請除新令。光宗皇帝從之。因并行於諸路。池州舊試貢士。率寓景德寺。隘不能容。士病之。會闕守。公兼領郡事。始作貢院。植八桂於門。名其門曰擢桂。是歲。貢士五人。而三奏名。士以爲公之賜。言者誅於間言。誣玉山之役。以爲擾。罷歸。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上章納祿。不許。再命武夷祠。而公歸志已決。告老益力。乃許致仕。公自江東還。闔門屏外事。讀書賦詩者累年。益公少公一歲。亦謝事歸第。相與置酒高會。無少間。時人比漢二疎。益公薨。公哭之慟。不復有世間意。開禧元年十一月旦。感疾不起。享年八十一。娶向氏。文簡公五世孫。封恭人。前公一年卒。男二人。緹。蚤夭。綱。今爲修職郎。前潭州醴陵主

簿一女適進士胡榆孫男二人頴穎皆將仕郎孫女一人尙幼恭人之歿也葬廬陵縣膏澤鄉金鳳山耐大墓之東至是乃以十二月庚申奉公柩合葬焉維公仕自迪功郎積遷至奉直大夫爵管城縣開國男服三品公孝友最篤歸自龍舒築第於永和鎮聚族共爨弟姪蚤世育其孤如己子伯氏宜春守出妾之子世修流落贛境公訪得之爲治產築室於永豐蓋伯氏志也其處閨門率如此鄭人有寓旁近者皆歲饋之剛介有守不以進退累心方家居時前後當國數公多與公有雅故數問公安否公應之泊然益公屢推恩數以貶公亦辭不受善屬文尤長於詩孝宗皇帝嘗訪當代詩人於胡忠簡公銓忠簡首稱公敷文閣直學士程公大昌亦稱公文學操行之美晚取莊周息黥補劓之說名其堂曰乘成因以自號有文集三十卷書有古法四方豐碑巨扁多出公筆旣葬綱以朝奉大夫新知真州郭君贊之狀來求銘某與益公定交五十年且嘗遇公於臨川適重九日同集擬峴臺風度話言尙可想也而女孫又歸公之從子紀情好厚矣銘其敢辭銘曰

仕不爲不逢人不以爲通年不爲不究人不以爲壽有愛在民百世不泯有窶其丘利爾後之人

夫人樊氏墓誌銘

廬陵隱君子宣溪王英臣之夫人樊氏同郡永新人曾大父佐大父仲文學行皆見推於其里中父才字子明尤以賢著聞敬其里之長老而教其子弟環數縣從之決曲直雖所不與亦皆厭服往往內省而徒義爲善士矣二男五女獨奇夫人以爲吾門亦將賴焉及少長女工婦儀未習而能事親左右無違及笄歸英臣君舅南鵬交友傾一世食客塞門君姑不幸早沒二長子亦不得年家婦孳居悲傷齋居不能與

賓祭事。亞婦又父母奪志。獨夫人佐英臣。仰事俯育。凡祭祀燕享。將迎慶吊。婚姻之事。一皆身任之。英臣隱操達識。見於楊公廷秀誌銘。先夫人十五年捐館舍。夫人不以家事累諸子。使皆得用其力於學。暇則勉以道義名節。不獨責其仕進起家也。及琳以進士策名。又嘗有列於朝。出爲大縣。文章得盛名。然後薦紳間愈知英臣及夫人之賢。夫人母壽百歲。夫人無一日不遣人問起居。珍膳良劑。必出其手。終身不少怠。又請於朝。得封。卒如子明之言。夫人以宣和五年五月某日生。以開禧二年十一月甲辰卒。享年八十有四。卒之明年三月甲申。葬於廬陵縣膏澤鄉山寺岡之原。子男四人。長卽琳也。宣教郎。新知潭州衡山縣。次揚杲。揚烈。揚暉。皆進士。女二人。迪功郎辰州敘浦縣主簿張履。免解進士曾需。二女及履皆已卒。孫男八人。霽之。彬之。勝之。濛之。冲之。隆之。豐之。嘗試吏部。孫女九人。塔則。迪功郎新道州江華縣主簿張淵。進士左利。見戴元崇。曾克寬。易應龍。彭舜牧。劉侃。劉治元。曾克愿。利見。克寬。亦皆嘗貢禮部。曾孫女各七人。尙幼。琳。子友也。遣一介行千七百里。持書抵予於山陰澤中。以臨安府府學教授危君稹之狀來求銘。予年八十三。不敢以老疾辭。銘曰。

女也而行則士。毫也而志不惰。敏而好修。靜以寡過。持身如畏。趨義則果。我銘之悲。維以代些。

卷第三十九

求志居士彭君墓誌銘

廬陵太和有士曰彭君。惟孝。字孝求。曾大父述。大父琮。父汝弼。三世皆篤於爲善。鄉人過其門。乘車者式。

放驚者肅忿爭者解去。蓋古所謂一鄉之善士歿而可祭於社者。至君不幸。甫冠而孤。服喪致毀。族姻憂其不勝喪。共以大義寬譬之。乃少自抑而事母盡子道。鄉人皆喜曰。是稱其家子也。稍長。力於學。聚書萬餘卷。號彭氏山房。延老師宿士主講說。命子姪執弟子禮。惟謹。君亦造其席。旦暮不懈。每自勵曰。學而不施於事。猶不學也。於是調鄉閭之急。赴公上之難。必行其志。乃已。鄉士當試禮部。而以道遠。食貧未能駕者。君不待其求。亟饋之。蓋非一人。其他館寓客。藥疾癘。藏死字孤。多至不可數。造梁以濟涉。甃甃以夷途。周其鄉百里。無不以身任之。退無夸辭矜色。以人不知爲喜。識者謂且享天報。然舉進士。輒阨於命。乃浮江東遊。遂詣行在所。上書言天下事。自丞相以下。多稱其言。議英發。將推挽之。而卒報聞。公卽日南歸。自誓老於故鄉。築第閔壯園。林臺召爲一邦之盛。自號求志居士。或曰玉峯老人。日置酒觴客。笑談不倦。間則賦詩。多警邁之思。以開禧三年五月癸未。考終於新第。享年七十有三。明年嘉定改元。正月甲申。葬於石陂。塋岡之原。初。君從良齋平園誠齋三先生遊。君之卜築也。三先生賦詩屬文以表之。一日而傳天下。由是無遠近。皆知彭孝求國士也。及君之葬。將求銘。而三先生皆已歿。於是諸孤與君之友。曾君之謹謀曰。然則捨陸渭南將安歸。乃以曾君之狀來請銘。君之配倪氏。婉嫵有法度。先君九年卒。丈夫子五一。飛前卒。一鳴一德。太學生一愚。禮部進士一遵。皆有學行。女子子二。周瓌。曾煒。其壻也。孫模。果。棗。榘。窆。棗。窆。棗。窆。棗。模。榘。皆繼君卒。女孫七。已嫁者二。其壻曰吳克勤。李憲。周銘。曰。有蘊不逢。以布衣終。世嘆其窮。孝以事親。惠以及人。世與其仁。冠弁峨峨。後從前訶。憂愧則多。積書充宇。行必稽古。孰予敢侮。於虜孝求。學講行修。言歸於丘。我作銘詩。百世是貽。匪君之私。

吏部郎中蘇君墓誌銘

公諱玘。字訓直。泉州同安人。其高大父翰林侍讀學士諱某。曾大父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諱某。兩世皆贈太師。封魏國公。大父諱某。朝請郎。贈金紫光祿大夫。考諱某。中散大夫。贈正議大夫。兩魏公皆厚德重望。仕至公卿。登載國史。至光祿正議。仕雖不甚通顯。而學術風節。皆挺挺爲時聞人。游公定夫。銘光祿墓。而正議之銘。則韓公无咎作。兩公皆重許可。然於稱述。猶歉然若不能盡者。正議三子。公最長。而正議之配。碩人歐陽氏。實充文忠公之孫。公生出。既異於人。又天資嗜學。恂恂孝悌。才雖高而不以驕人。處羣衆中。退然若不能者。及遇事奮發。切中事機。於古有考。於後可傳。而公色辭愈謙。下衆或不知其出於公也。初以叔祖待制致仕。恩補將仕郎。調右迪功郎。嚴州遂安尉。會正議通判平江府。正議嘗爲樞密院計議官。同僚胡公銓。上書詆斥。時相胡公旣貶竄。正議亦株連去國。不調者久之。及來平江。適王昉爲守。揣時相意。日窺伺正議。正議廉且公。無所肆毒。旣去。而正議權府事。適中丞常公同卒於海鹽。公爲文。歡之語頗及時相。昉得之。曰。此奇貨可以逞。卽爲告密之舉。時相大忿。嗾御史劾奏。且曰。常同師德之友。壻且其子。玘之婦翁。遣玘致祭。以庫金二千緡賻之。雖究得誣狀。正議猶徙汀州。公坐停官。及時相死。正議起於久廢。公亦復官。調台州黃巖縣主簿。台四邑。黃巖爲大。綿地百萬畝。吏與豪民爲市戶籍。惟出鄉有秩手官。莫能稽考。公日夜紬繹。吏不得欺。雖數十年。蠹弊皆洞見。貧下始得職。徙淮西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又以辟書從舅侍郎方公某。使金國。裨助旣多。又以其暇。繫日爲書。凡山川城邑人情風俗。登載詳密。史官蓋有取焉。歸而知衢州常山縣。其治抑豪右。伸貧弱。下令簡而信用。刑明而寬。前日輸公。上不以時

者皆期而至。又因定陽一鄉民病於役，與義役厝置井井有理。至今爲利，它鄉人不病者亦置之。其虛心裕民如此。歲饑，出倉粟振糶，不待上命。民賴以不死。徙徐遣吏市米於吳，視常平舊藏，悉如其故。政旣成，顧縣學久葺不治，乃力葺之。進秀民於學，以禮延鄉老先生爲之表倡。士亦自知勉勵。儒風益盛。至於橋梁道路，廐置委積，產蓐醫藥，莫不爲之經理。而於掩骼殮死，長養孩幼，尤篤。後數十年，士民追論之，猶感涕也。召赴都堂審察，監行在推貨務，都茶場公事親盡孝，惟恐毫髮不常親意。繼遭家難，執喪毀瘠，注血食米不鬻，鹽酪蔬果皆不御。終喪期如一日。朋友規以於禮爲過，輒痛哭以對。規者亦爲慘愴。至除喪，久之容貌猶不能復故。通判明州。在官二年，歷兩守政事，獄訟不苟合，亦不爲崖異。然有一微事，士民輒譁曰：「此出於蘇公也。」城東有造船場，晁公以道坐元符上疏，錮不許親民。來爲船官，所著書及文章最多。邦人至今言晁朝散公，慨然爲築祠立碣，致其師尊之意。陳忠肅公嘗謫於明，而豐清敏公明人也。公又言於郡，立二公祠於學宮。風勵學者，其所建類非庸衆人所及。如此會歲歉，常平使者朱公元晦檄公，屬以一郡荒政。客米自海道至者多。公請於朱公，請發積錢廣糴，以爲後備。朱公爲聞於朝，如其請。又建築定海縣崇丘河灌四千頃，公爲之親駕，不避風雨。歷五月而後成。還朝，除知衡州。大臣薦公才可用，乃改常州。常股肱郡守，符蓋不輕畀。及入對，所陳皆當上意。且行矣，會有間言，乃改知秦州。秦亦名城也。公下車已六十，殊無倦意。祀社稷，陟降盥薦，恪敬不懈。學校釋奠，器服有不如禮令者，一皆正之。盡買國子監書，以惠諸生。王公明叟墓在郡境，遣郡僚致奠。人士爲之興起。旣擢爲尙書吏部郎，分職侍郎。西銓吏畏縮不敢肆，孤遠微眇，悉得自伸。譽望日著。以紹熙三年五月某甲子，遇疾捐館舍。享年六十有四。寄祿至朝。

請大夫。八月庚申，葬於會稽陶山西塢。祔正議墓。娶常氏，封宜人，以賢稱於族黨。先公一年卒。丈夫子二人，漆、文林郎，新知衢州常山縣，有志節，執喪如公喪。老妣時濂，將仕郎，女子二人，長嫁承直郎常州晉陵縣丞徐邦傑，次尙處孫男女二人。男曰隨，與其妹皆尙幼。公家世顯於累朝，天資穎異，讀書一過目，輒不忘。尤長考訂異同，其於官名地里、軍制、民賦，雖甚細微，皆能講畫窮盡，無所放軼。屬文有體制，筆法簡遠，其尺牘尤爲時所珍愛，往往藏去。少從張公子韶、徐公端立、汪公聖錫遊，皆期之甚遠。晚學於朱公元晦，盡門人禮。元晦亦稱其善學。初，公從父有著魏公談訓者，未及成，或附益之，正議嘗以爲有可更定者，而未及書。公卒成之，藏之家塾。又著魏公年譜一卷，累歲乃成。識者貴之。公既歿之年，漆乃以呂君祖儉狀來請銘。某曾大父太尉隧銘，實出魏公，而正議之銘，則某實書之。又少時獲獨拜正議於床下，退而與公相從甚久。山陰之居，又俱在城西南，相望煙水間，扁舟往來，交好不薄。故爲之銘。銘曰：

維相魏公，克有全德。蕃畚三世，是生訓直。事賢友仁，政則宜民。晚纔爲郎，志不盡信。陶山之腋，松栝孔碩。峨峨高丘，過者必式。

陸氏大墓表

山陰陸氏大墓。九里袁家嶼。曰二評事諱忻，配李氏祔。是爲某之七世祖。九評事諱郇，配范氏祔。是爲某之六世祖。光祿卿贈太子太保諱昭，配福昌縣君贈昌國夫人李氏祔。是爲某之五世祖。九評事家前少右，有小家，或以爲瘍子。昌國家傍，又有冢差小，或以爲其娣，不可考也。四世祖太傅公始別葬焦塢，而元配靖安縣君贈崇國夫人吳氏，猶祔大墓。紹聖九年，先大父楚公懼寢遠失傳，墓上皆立石表。自是距今

又九十五年。中更兵亂。惟太保冢可識。餘皆迷不知處。歲時祭於太保冢前而已。淳熙十二年三月。或爲某言。鄉民鉏麥。得石表草間。蓋陸氏祖墳。亟往視之。則二評事冢也。幸不毀。乃從父老參訂。不三日。盡得之。石表皆在。封識如新。而地多爲人冒沒。聞某至。迭相質證。於是侵地皆歸。培冢築垣。闢道。藝木。而陸氏大墓皆復其故。某老矣。羣從有曾孫行。其視二評事已十世。世益遠。則大墓守護或益怠。故具書始末於石。以告後之人。淳熙十二年正月日。朝請大夫。權知嚴州軍州事某謹書。

詹朝奉墓表

新定遂安縣詹氏爲郡望族。自光祿公諱良臣。以死勤事。被褒顯。書其事於國史。少保公諱大方。純誠質厚。爲中興賢輔。熏陶漸漬。子孫皆以學行顯聞。雖未必皆至貴仕。而學行淵粹。論議堅正。師友稱其賢。鄉閭服其化。身歿而不泯。若故朝奉郎諱靖之。字康仲。及其子承奉郎諱長民。字子齊者。是矣。某謹按家傳。及質之鄉人所傳。朝奉公以少保遇郊祀恩。補承務郎。歷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監潭州南嶽廟。婺州金華常州宜興縣丞。浙東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通判靖州。卒於官舍。年五十二。葬淳安縣仁壽鄉拜山之陽。初將赴金華。而代者以私故欲遷延。而重於自言。旣遣吏來迓。公始聞之。亟出避。吏至。家人告以適他郡。後數月。乃往。郡委以受輸。而公所親有居部內者。貧不能及期。公亟代之輸。民聞之。莫敢後。曠有筮者徐生。嘗倉卒繫獄。無妻孥。有田數畝。預書券屬其友鬻之。友鬻而有其直。徐生出訟於有司。久不決。公詰以數語。得其情。宜興到官。纔再閱月。會兄得疾甚篤。丐歸視疾。郡不許。乃棄官歸。郡督還甚厲。公卒不可。曰。寧坐法。不忍有負於孝悌也。人服其決。郡亦卒無以罪。浙東茶鹽司同僚有慢公者。公置不較。及

其人遇疾卒。妻前死。男女皆幼稚。貧甚。斂具歸裝。一切皆出公力。又爲營其葬。及嫁孤女之費。無憾而後已。公雖閑居。無厚積餘藏。然勇於爲義。有婚姻不能舉。及疾病死喪之急。慨然助之。忘其力之不足也。所親鄭椿。年官於嚴。公以嫌不數見。一日椿年卒。有子在外。名以似宗。而未及以歸。及卒。有致仕恩。族子自其鄉來。衰絰而入。將冒取官。公力排出之。求得似宗。卒官之。公所爲大率類此。不可概舉。古所謂可以屬孤託死者。公眞其人也。公娶王氏。封安人。賜冠帔。後公四年卒。子七人。長民。承奉郎。前公三年卒。阜民。文林郎。新寧海軍節度推官。表民。出繼公弟徽之。仕至從事郎。常州無錫縣丞。卒。定民。少有疾。亦已卒。又民。從事郎。前楚州司戶參軍。養民。仁民。未仕。女子二人。朝請郎。前通判湖州。曾槃。朝散大夫。直華文閣。前淮南轉運副使。石宗昭。其壻也。孫七人。強學。好學。好問。好禮。好謙。好修。好信。承奉君。以少保遺表。恩補承務郎。遷承奉郎。歷監紹興府都稅院。鎮江府排岸兼拆船公事。卒於家。享年二十七。葬祔世墓之次。君所至勤其官。在紹興時。府遣官檢察。所遣者無以爲功。則肆爲侵刻。行道爲之咨嗟。君與爭。不聽。卽自劾去。故時鎮江排岸官兼掌總領所逋欠綱連官吏。君至。閱視。凡八九十輩。皆飢寒疾病。或父死而督其子。君慨然爲之言。皆得挺繫以去。未幾。屬疾。謁告歸省。郡持不可。比得請。則疾已篤矣。朝奉公見其癩瘡。驚問。故以實告。且曰。懼爲親憂。故不敢左右。聞者皆感歎。自是疾遂不可爲。而君每見父母。輒以有瘳告。痛楚。則忍不發聲。懼親之聞也。君從吾友呂祖謙。伯恭學。伯恭門人數百。君以孝謹好學。屢見稱嘆。比卒。伯恭哀之。見於歎辭。雖位下。而年不遐。亦可不泯矣。娶馮氏。子一人。強學。初朝奉公之子阜民。以父兄遺事。屬子爲墓表。且曰。願共爲一碑。而疑古未有比。予謂石元懿公熙載。及其子文定公中立。實同一碑。故相蘇魏

公所爲也。是爲比。後世尙有考焉。慶元某年某月某日。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撰。

孫君墓表

會稽餘姚縣有士曰孫君。名椿。年字永叔。其先山陰人。當仁宗皇帝時。有諱沔者。仕至樞密副使。有忠直名。諡威敏。威敏之弟曰洞。洞生儼。始東徙。餘姚儼生璣。璣生繹。繹生速。君之考也。以君貢南省。遇慶壽恩。補修職郎。實始聚書館士人。以善其子弟。子弟多自奮於學。而君尤知名。間遊四方。從老師宿儒受學。尤好左氏春秋。班氏漢書。司馬氏通鑑。平居至忘寢食。遇其得意時。時著說。以發明三家奧指。多世儒所不及。又從長老及有識者。講國家兵興以來。理亂得失之故。某事可法。某事可戒。至於淮江以北。極於司并幽薊。山川險要。及前代用師餽糧道路所出言之。莫不詳盡。聽者忘倦。使君得至人主前。口論手畫。極利害。是非之實。以感悟上聽。安知不見拔用而成功名哉。士固有幸不幸。未易以成敗論也。晚預特奏名人。皆謂公且遇合。乃復以不合有司意。入下第。時有詔例補嶽祠。君辭焉。然君年未六十。識者以爲學識如此。安知終不合。而君不幸死矣。君雖終不合以死。然君家可紀者多。尤篤於孝友。兄早死。諸孤猶襁負。父母哀之。君曰。某在。兄不亡也。父母爲損哭泣。君於是奉養嫂。撫孤姪。盡敬盡愛。父母旣終。視平日加篤。立義居法。度寬裕而密察。可久不廢。兩院子弟。分授諸經。擇名師。遣從學。朋遊亦謹擇。以故皆有學行。可稱。姊適里中胡氏。夫婦皆早卒。君撫孤。恩意甚備。不幸其孤又早夭。君益哀憐之。復爲立後。胡氏之祭。絜君力得不絕。晚傲范文正公義莊之制。贍其族。長幼親疎。咸有倫序。歲以爲常。有餘。又以及嫺戚故舊。無遺。

力紹熙中歲旱米價日翔君悉發廩貸里人明年稼登糶賤來償者止受其米如初貸之數有鬻屋廬將散而之四方者君必貸之以錢如鬻屋之數曰所得幾何奈何捨鄉里而去以此旁近無流徙者縣並海隄防數決在仕者欲汎湖募人耕其中積粟爲築隄費君爭不可曰捍海固利矣汎湖則無以灌漑歲且饑利不補害請出私金率鄉里共營之隄可成卒如君言而湖利亦得不廢君之所爲大概類此觀者可知其磊落不凡矣君享年五十有九以慶元五年二月壬申卒卜以明年十二月甲申葬於龍泉鄉澄清之原娶吳氏子四人之宏之亮之望之穎皆有學行之宏之亮嘗同試禮部女一人歸迪功郎衢州州學教授史彌忠亦知名士旣納銘窆中又來請文以表墓上於虛義修而命室施豐而報齋維報不忒亦不在頤尙其後人克肖君德慶元六年十月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陸某表

何君墓表

詩豈易言哉一書之不見一物之不識一理之不窮皆有憾焉同此世也而盛衰異同此人也而壯老殊一卷之詩有淳漓一篇之詩有善病至於一聯一句而有可玩者有可疵者有一讀再讀至十百讀乃見其妙者有初悅可人意熟味之使人不滿者大抵詩欲工而工亦非詩之極也鍛煉之久乃失本指斲削之甚反傷正氣雖曰名不可幸得以名求詩又非知詩者纖麗足以移人夸大足以蓋衆故論久而後公名久而後定嗚呼難哉予固不足爲知此道者亦致其意久矣顧每不敢易於品藻蓋彼皆廣求約取極數十年之力僅得其所謂自喜者以示人而我乃欲一覽而盡其可乎何君名逮字思順能詩終身自足而卒卒後予友人曾樂道輩仲至始介思順之子羨以遺稿屬予表墓且言思順平生欲見予而不果

故有斯請。子年近九十，病臥鏡湖上，凡以文章來者，積架上，不能省。一日，取思順詩讀之，不覺起坐太息曰：「今世豈無從事於此者，如思順，蓋未易得也。不以字害其成句，不以句累其全篇，超然於世俗毀譽之外，予之恨不一見其人，甚於其人之願見予也。」思順曾大父諱粹中，大父諱汝能，父諱松，東陽東陽人。以嘉泰三年九月十一日卒，年五十有一。兩娶郭氏，皆先卒。以開禧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合葬於仁壽鄉陂頭山之原。子一人，女長適進士郭概，次尚幼。開禧二年四月戊寅，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表。

孺人王氏墓表

孺人王氏，名中，字正節，濰州北海人。曾大父諱競，朝議大夫直祕閣，大父諱慎修，迪功郎，贈中奉大夫，父諱岫，贈承事郎，字季夷，負天下才名。孺人嫁司馬文正公元孫龍圖閣待制諱倬之仲子通直郎新權發遣信州軍州事，遵司馬君亦有文學政事，稱其家，登用於朝。孺人實相之人，謂季夷雖坎壈不偶以死，而三子皆知名士，夫人復以賢婦稱，天所以報善人，亦昭昭矣。司馬君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公事，孺人不幸遇疾卒。時嘉泰三年二月初二日也。得年四十有四。司馬君來赴告曰：「亡婦不逮事君姑，其事舅及少姑，皆盡孝，執喪中禮，而哀有餘，至除喪，猶不能自抑。司馬大族也，孺人承上接下，肅敬慈恕，既歿，哭之皆哀。以開禧二年十二月壬申葬於會稽山陰清巖北塢之原。三子：拓棟、操，二女尚幼。予與待制及季夷少共學，情好均兄弟。兩公又皆娶子中表孫氏，則表孺人之墓，宜莫如予。乃泣而書之。」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書。

令人王氏壙記

於康令人王氏之墓。中大夫山陰陸某妻蜀郡王氏。享年七十有一。封令人。以宋慶元丁巳歲五月甲戌卒。七月己酉葬。附君舅少傅君姑魯國夫人墓之南岡。有子子虞。烏程丞。子龍。武康尉。子悛。子坦。子布。子聿。孫元禮。元敏。元簡。元用。元雅。曾孫阿喜。幼未名。

卷第四十

祖山主塔銘

嘉州天王禪院景倫師。有二弟子。孟曰紹覺。仲曰紹祖。倫且老。嘆曰。孰能問法南方。以大吾門者乎。於是覺請行曰。不可使師有恨。祖請留曰。老人不可以莫養也。覺南遊得法。居蘄州五祖山。而祖左右就養。先意承志。終身不去。倫欲新其廬。祖則雨濡日炙。出入閭巷。累年崇成。鬱爲寶坊。倫飲食往來者。祖則高圍大庖。床敷潔溫。凡至者如歸焉。皆曰。倫師可謂有子矣。祖既老。亦有二弟子。曰海慧。海澄。慧萬里走閩中。求大藏經以歸。祖不及待。而澄實送終。其撰次祖行實。以求予銘者。慧弟子法琳也。是倫師不獨有子。子又有孫。何其盛哉。世所謂學士大夫。蹈義秉禮。終其身者。或鮮矣。況至四世。閱百年而不失者乎。予於是有感焉。祖姓楊氏。字繼遠。世居龍游。歿以乾道四年十月某甲子。年七十五。葬以五年二月某甲子。銘曰。峨嵋之麓。鬱鬱方墳。維爾有承。以弋吾文。

定法師塔銘

淳熙四年。予自梁益還吳。蓋西遊九年矣。耆老凋落。朋舊散徙。無與晤語。而少年學問日新。議論鋒出。亦莫與顧。爲之懽悅不樂。一日有叩戶者。攝衣迎之。則所謂惠定法師也。風骨巉巖。如太華之立雲表。議論袞袞。如黃河之行地中。爲予談諸經。辭指精詣。往輒破的。窮日夜不休。予作而曰。公生肇一輩人。予懼不足以辱公友也。會予復出仕。又三年。迺還。屏居鏡湖之西。略無十日。不過予霰雪風雨。往往留不去。予方以譴斥退。亦安於不遇。意者相從湖山間。以老而師。不幸死矣。其徒來乞銘。師字寧道。姓王氏。世爲紹興山陰人。幼歲從錢清保安院子堯道人得度。出遊四方。從道隆師會景崇三師。授華嚴義。盡得其說。至超然自得。出入古今。不妄隨。不苟異。三師蓋莫能屈也。衆請住戒珠省院。未幾棄去。時大慧禪師宗杲說法。阿育王山師慨然往造其居。所聞益廣。學者宗之。起住妙相。徙觀音。復還省院。皆蕭然小刹。羹藜飯豆。人不堪其枯槁。然著書不少。輟若金剛般若經解法界觀圖會三歸一章。莊嶽論。已盛行於世。餘在稿者。猶數十百篇。以淳熙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焚香說偈示滅。年六十八。僧夏四十八。九年十二月十八日。葬於錢清。得法弟子妙定了。洪了悅。得度弟子了知了端了達。初師著金剛解成持以示予。語之曰。昔德山見龍潭。言下悟。盡焚金剛疏鈔。公見大慧而歸。更著此解。與德山孰優。師笑不答。豈魯之善學。柳下惠者歟。銘曰。

木葉旁行。九譯而東。維此雜華。衆經之宗。肇自有唐。世以名家。師如巨舟。極其津涯。著書至死。此亦奚求。承其師傳。以絕爲羞。我徂弔之。遺書滿室。喟然作銘。用愧逢掖。

禪師處良字遂翁。會稽山陰劉氏子。紹興五年。甫九歲。以童子得度。十三歲遊諸方。僅勝衣笠。路人爲之驚嘆。初爲妙喜禪師宗杲侍者。又從己菴禪師道顏爲書記。遂翁英邁玉立。遊二師間。皆受記莚。餘事能文詞。善筆札。諸方翁稱良書記。然亦以議論儼核。不少假借。不爲諸方所容。一妄比丘輒得名山壯利。遂翁獨陸陸衆中。嘗居嘉興法喜院。舉香爲己菴嗣。蕭然數僧。食財半菽。再歲退廬會稽海上。今太常尤公延之守臨海。起遂翁領紫囊。復以縣大夫不樂。棄去。久之。領崑山薦巖資福寺。遂以疾逝。淳熙十四年六月戊寅也。遺言藏骨廬山智林寺寺。己菴與遂翁所同建也。逝之日。手書求銘於予。銘曰。

山棲谷汲。利欲靡及。孰擠使躓。道成謗集。廬阜峨峨。浮屠岌岌。吾識其封。身沒名立。

高僧猷公塔銘

宋山陰有高僧曰子猷。字脩仲。晚自號笑雲老人。宏材博學。高行達識。卓然出一世之表。雖華嚴其宗。而南之天台。北之慈恩。少林之心法。南山之律部。莫不窮探歷討。取其妙以佐吾說。雖浮屠其衣。百家之書。無所不讀。聞名儒賢士。雖在千里之遠。必往交焉。篤行義。勵風操。嚴取與。一得喪。接物簡而峻。不屈於富貴。有以供施及門者。苟禮不足。雖累百金。輒拒不取。於虜賢哉。脩仲出陳氏。生七歲。從同郡大善寺晏時爲童子。十有二歲。祝髮受具。習華嚴經論於廣福院。擇交得其學。又游錢塘。見惠因院師會。博盡所疑。二師皆自以爲弗迫。遂還山陰。說法於城東妙相院。僅二十年。學者常百餘人。脩仲厭其近城市。思居山然。乃捨衆。遯於梅山。上方學者不肯散去。而院隘不能容。相與言於府。願迎脩仲還妙相。於是法席加盛於昔。所著書大行於世。院亦益葺。號爲壯利。大慧禪師宗杲過而異之。爲留偈壁間。然脩仲竟棄去。學者猶

不捨。又說法者三。最後住姜山。閱三年。喟然嘆曰。老矣。將安歸邪。亟橐書歸梅市。結菴以老。淳熙十六年八月二十有六日。忽命舟。遍別平日所往來者。明日晨起說法。遂坐逝。壽六十有九。又三日。火化。得舍利五色粲然。弟子卽菴之西建塔。奉靈骨及舍利以葬。脩仲度弟子四人。戒海。戒先。戒明。戒堅。戒先。傳家學。而四方之學者得法出世。又有七人。隱於衆者。蓋以百數。脩仲之道。其傳又可涯哉。戒明來乞銘。銘曰。予嘗觀古高僧。窮幽闡微。能信踐之。不爲利誑。不爲勢撓。未嘗不與學士大夫同也。考脩仲之爲人。可謂有古高僧之風矣。吾予之銘。非獨以厚故人。蓋亦天下之公也。

別峯禪師塔銘

南山自長安秦中西南馳。爲嶠爲嶮。嶮東行。紆餘起伏。歷蠻夷中。跨軼且千里。然後秀偉特起。爲三峯。摩星辰。蓄雲雨。龍蟠鳳翥。是名峨嵋山。通義隄爲二郡。實在其下。人鍾其氣。爲秀民傑士。出而仕者。固多以功業文章。擅名古今。至於厭薄紛華。棄捐衣冠。木食澗飲。自放於塵垢聲利之外。而不幸爲人知。不能遂其隱操。亦卒至於光顯榮耀者。如別峯禪師是也。師名寶印。字壇叔。生爲龍游李氏子。世居峨嵋之麓。少而奇警。日誦千言。然不喜在家。乃從德山院清遠道人得度。自成童時。已博通六經。及百家之說。至是復從華嚴起信諸名師。窮源探賾。不高出同學不止。論說雲興泉湧。衆請主講席。謝不可。圓悟克勤禪師有嗣法上首安民。號密印禪師。說法於中峯道場。迺挈一笠往從之。一日。密印舉僧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頭叱曰。是誰起滅。師豁然大悟。自是室中鋒不可觸。密印恨相得之晚。會圓悟自南歸成都。昭覺乃遣師往省。因隨衆入室。圓悟舉從上諸聖。以何法接人。師舉起峯。圓悟曰。此是老僧用者。孰爲從上諸聖。

用者。師卽揮拳。圓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罷。圓悟嘆異之曰。是子他日必類我師。留昭覺三年。密印猶在中峯。以堂中第一座致師。師辭。密印大怒曰。我以法得人人。不我傳。尙何以說法爲。欲棄衆去。衆皇恐。亟趨昭覺。羅拜懇請。圓悟亦助之請。始行道望日隆。學者爭歸之。雖圓悟密印不能揜也。久之南遊。見瀉山佛性。泰福殿。月菴。果疎山草堂。清皆目擊而契。或以第一座留之。師潛遜以免。最後至徑山。見大慧杲。大慧問曰。上座從何處來。師曰。西川來。大慧曰。未出劍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尙。時徑山衆千七百。雖耆宿名衲。以得棲笠地爲幸。願爲師獨掃一室。堂中皆驚。大慧南遷。師亦西歸。始住臨邛鳳皇山。舉香嗣密印。歷住廣漢。崇慶。武信。東禪。成都。龍華。眉山中巖。復還成都。住正法道。旣盛行。士大夫亦喜從之遊。築都不會菴。松竹幽邃。暇日名勝畢集。聞師一言。皆自謂意消。稍或間闊。輒相語曰。吾輩鄙吝萌矣。其道德服人如此。俄復下碇。抵金陵。應菴華方住蔣山館。師於上方。白留守張公燾舉以代己。師聞卽日發去。會陳丞相俊卿來爲金陵。以保寧延師。俄徙京口金山。學者傾諸方。金山自兵亂後。雖屢葺。莫能成。至是始復大興如承平時。而有加焉。異時居此山。鮮踰三年者。師獨安坐十五夏。潭帥張公孝祥嘗延以大瀉山。師與張公雅故。念未有以卻。而京口之人自郡守以降。力爭之。卒返潭。使魏惠憲王牧四明。虛雪竇來請。師度不可辭。迺入東。凡住四年。樂其山林。有終老之意。而名益重。被敕住徑山。淳熙七年五月也。七月至行在所。至尊壽皇聖帝降中使。召入禁中。以老病足蹇。賜肩輿於東華門內。賜食於觀堂。引對於選德殿。特賜坐。勞問良渥。師因舉古宿云。透得見聞覺知。受用見聞覺知。不墮見聞覺知。上悅曰。此誰語。師曰。祖師皆如此提倡。亦非別人語。上爲微笑。時秋暑方熾。師再欲起。上再留。使畢其說。迺退。後十

餘日。又命開堂於靈隱山中。使齋賜御香。恩禮備至。十年二月。上製圓覺經注。遣使馳賜。且命作序。師迺築大閣祕奉。以侈上恩。師老益厭住持事。門人懼其遠遊不返。相與築菴於山北。俟其歸。今上在東宮。書別峯二大字。榜之。十五年冬。奏乞養疾於別峯。得請。明年。上受內禪。取向所賜宸翰。識以御寶。復賜焉。紹熙元年冬十一月。忽往。見今住山智策。告別策。問行日。師曰。水到渠成。歸取幅紙。大書曰。十二月七日。夜雞鳴時。如期而化。奉蛻質返寺之法堂。留七日。顏色精明。鬚髮皆長。頂溫如沃湯。是月十四日。葬於別峯之西園。壽八十有二。臘六十有四。得法弟子梵牟。宗性。道奇。智周。慧海。宗璨等。得度弟子智穆。慧密等百四十有七人。有慧綽者。山陰陸氏子。當以蔭得官。辭之。從師祝髮。又得記荊。遜迹巖岫。終身不出。師既示寂。上爲敕有司。定諡曰慈辯。且名其塔曰智光菴。曰別峯。極方外之寵。師說法數十年。所至門人集爲語錄。晚際遇壽皇。被宸翰。咨詢法要。皆對使者具奏。將化。說偈尤奇偉。已別行於世。此不悉著。三年三月。法孫宗愿。走山陰鏡湖。屬某銘師之塔。某與師交最久。嘗相約還蜀。結茆青衣。喚魚潭上。今雖老病。義不可辭。銘曰。

圓悟再傳。是爲別峯。坐十道場。心法之宗。淵識雄辯。震驚一世。矯乎人中龍也。海口電目。旄期稱道。卓乎潤壑松也。叩而能應。應已能默。渾乎金鐘大鏞也。師之出世。如日在空。升於暘谷。不爲生。隱於崦嵫。其可以爲終乎。

海淨大師塔銘

乾道中。史魏公以故相牧會稽。嚴重簡貴。士大夫非素負才望。莫得登其門。顧每召靈祕院僧智性與語。

有大興造。輒以付之。性公時年且七十。亦輒受命不辭。已而事皆井井有條理。邦之人始服魏公之知人。雖方外道人。任之亦能舉其事如此。又嘆性公之不負所知也。及淳熙末。予還朝。典南宮牋奏。兼領祠部。而曾稽守言靈祕院本。遽條表丈地。智性以孤身力成之。今爲名利。請以其徒世守之。報可。予雖會稽人。然自魏公去。不復見性公。乃驚嘆曰。是道人尙在邪。又五年。予臥疾鏡湖上。性公法孫德恭來告曰。公以紹熙三年六月五日示化。將奉遺骨塔於小夾山。且來請銘。性公本會稽山陰蔡氏子。七歲從廣福院崇教大師慧超祝髮。九歲賜紫方袍。號海淨大師。坐八十三夏。住靈祕五十一載。年九十度弟子七人。覃永宗慶。宗亮。宗振。宗懋。宗寶。宗一。孫四人。德和。德恭。德興。德椿。曾孫二人行昭。行開。銘曰。龜負簪從。宅此山阿。陵谷有遷。吾銘不磨。

松源禪師塔銘

松源禪師名崇岳。生於處州龍泉之松源吳氏。故因以自號。自幼時已卓犖不羣。處羣兒中。未嘗嬉容。稍長。聞出世法。慕嚮之。年二十三。棄家。衣掃塔服。受五戒於天明寺首造靈石妙禪師。繼見大慧杲禪師於徑山。久之。大慧陞堂。稱蔣山應菴華公爲人徑捷。師聞之。不待旦而行。既至。入室未契。退愈自奮勵。中夜自舉狗子無佛性話。豁然有得。卽以扣應菴。舉菴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師云。鈍置和尙。應菴厲聲一喝。自是朝夕咨請。應菴大喜。以爲法器。說偈勸使祝髮。棟梁吾道。隆興二年。師始得度於臨安西湖白蓮精舍。自是徧歷江浙諸大老之門。罕當其意。乃浮海入閩。見乾元木菴永禪師。一日辭木菴欲往黃檗。木菴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裂破木菴云。瑯琊道好。一堆爛柴。師云。矢上如尖。如是應酬數反。木菴

云。老兄下語老僧。不過如此。祇是未在他日拂柄在手。爲人不得。驗人不得。師云。爲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超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木菴舉手云。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逾年。見密菴於衢之西山。隨問卽答。密菴微笑曰。黃楊禪爾。師切於明道。至忘寢食。密菴移住蔣山華藏徑山。皆從之一日。密菴入室。次問傍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侍側。豁然大悟。乃云。今日方會木菴道。開口不在舌頭上。自是機辯縱橫。鋒不可觸。木菴又遷靈隱。遂命師爲堂中第一座。旋出世於平江澄照。爲密菴嗣。遷江陰之光孝。無爲之治父。饒之薦福。明之香山。平江之虎丘。皆天下名山。惟治父最寂寞。又以火廢。師一臨之。四方名衲踵至。棟宇亦大興。人謂師能使所居山大。慶元丁巳年。適靈隱虛席。僉曰。安得岳公來乎。果被旨以昇師。驩聲如潮。居六年。道盛行。得法者衆。法席爲一時冠。而師有棲隱之志。卽上章乞罷住持事。上察其誠。許之。退居東菴。俄屬微疾。猶不少廢。倡道。忽垂一則語。以驗學者曰。有力量人。爲甚麼擡腳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又貽書嗣法香山光睦雲居善開。傳以大法。因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警轉玄關。佛祖罔措。跏趺而寂。實嘉泰二年八月四日也。得年七十有一。坐夏四十。奉全身塔於北高峯之原。塔成之四年。香山遣其侍者道孚。以銘屬某。某方謝事居鏡湖。上年過八十。病臥一榻。得書。不覺起立曰。亡友臨川李德遠。浩實聞道於應菴。蓋與密菴同參。李德遠每與某談。參問悟入時機。緣言句。率常達旦。今讀師語。峻峭崿峩。下臨雲雨。如立千仞之華山。蹴天駕空。駭心眩目。如錢塘海門之濤。虎豹股栗。屋瓦震動。如漢軍昆陽之戰。追思德遠所言。然後知師真臨濟正宗。應菴密菴之真子孫也。銘曰。

臨濟一宗。先佛正傳。應菴父子。以一口吞金圈栗蓬。晚授松源。松源初心。論劫參禪。於一笑中。疾雷破山。坐八道場。衆如濤瀾。金鐵脫手。碎首裂肝。彼昏何智。萬里鐵關。後十大劫。摧山湮川。法力所持。此塔巋然。

退谷雲禪師塔銘

佛照禪師有嗣子曰淨慈。報恩光孝。退谷禪師。名義雲。生於福州閩清黃氏。世爲士。禪師幼入家塾。成童入鄉校。穎異有聲。旣冠。遊國學。因讀論語中庸。有所悟入。後聞龜峯山堂淳禪師說法。遂自斷出家。從山堂祝髮。徧遊江湖。至吳。見鐵菴一大禪。爲侍者。一日室中問國師三喚侍者。話師亟舉手掩其口。又問曰。侍者三應。又作麼生。師拂袖徑出。鐵菴大喜。時佛照倡道靈隱。師往依之。及佛照移育王。師從其行。歷十年。爲堂中第一座。佛照聞其說法。嘆曰。此子提倡。宛如雪堂行和尚。吾鉢袋有所付矣。遂出住香山。居五年。徙台州光孝。又徙鎮江甘露。會平江虎丘萬壽。皆欲延師。師聞萬壽頗廢。卽欣然就之。淮南轉運使虞公儔。又以長蘆來招。師與虞公有雅故。又從之。會育王虛席。朝命師補其處。時佛照方居東菴。父子日相從。發明臨濟正宗。學者雲集。會有魔事。師卽捨衆。退居香山。蓋將終焉。而朝命又起。師說法淨慈。恩光赫奕。都邑聳動。一日。領衆持鉢。畿邑是夕。寺災無遺宇。比師歸。獨三門巋然。在瓦礫中。師不動容。曰。成壞相尋。亦豈有常。今日之壞。安知不爲四衆作福之地哉。天子聞之。出內庫金以賜。自重臣貴戚以下。傾囊輦金。惟恐居後。未期年。廣殿邃廡。崇閣傑閣。蓋愈於前日矣。於是上爲親御翰墨。書慧日閣三大字。賜之。開禧二年五月。師示微疾。六月朔早辛亥。作偈別衆。曰。意鳥猝嗟。萬人氣索。佛法向上。何曾踢著。臨行業識。茫茫一任。諸方十度。遂寂。後九日。弟子處約等奉全身塔於寺之東北隅。世壽五十八。僧夏三十五。住山

十九載度弟子四十有畸。學者集師語爲七會錄。行於世。師初欲以復佛殿屬予記之。未及而棄世。於是處約等以西堂可宣禪師之狀來求予銘。適予老疾弗克就。宣公又以書來固請。而師之侍僧處訥者留逾年不肯去。辭指懇款。予爲之嘆曰。師之在育王也。將新僧堂。而陰陽家以爲法所禁。將不利於主人。師奮不顧。排衆說力爲之。堂成而魔果作。遂去。陰陽家之說使人拘而多畏。然其法本出流俗。不待師之明知其妄決矣。雖或適中。終爲不足信也。又師在淨慈。遭火患。滌地皆盡。度非金錢累億萬。且假以歲月。必不能成。師談笑盡復舊觀。議者或以爲師之才用絕人。見於此者。則亦陋矣。此事若澄觀輩。則可稱大善知識。直遊戲爾。師所以獨立一世者。豈直以此哉。師示衆有曰。烏道孤危。玄關妙密。在曹洞宗旨亦奇矣。若較臨濟。直是天地懸隔。此足以知師能繼圓悟妙喜佛照之大作用者。自有所在也。銘曰。

猗歟雲公。自儒衣奮。爲東菴子。無示無問。上距圓悟。四世而近。龍象蹴踏。獅子奮迅。或造其室。目不容瞬。丹碧南山。蓋其游刃。於談笑頃。變化煨燼。以此論師。其殆未盡。譬如觀海。測以尺寸。我銘不磨。百世其信。

